

庫文洋南

著等永光

# 悔懣的妮小



18

# 洪天賜教授捐贈

南洋文庫

18

• 南洋創作小說選 •

小妮的懺悔

作者

光 徐 歐陽 立 成  
永 利 夢 恆 元  
萍

楊 三 繁 李 李  
森 厄 星 文 明  
卿

南洋印刷社有限公司

一九五四年四月



# 小妮的懺悔 (目次)

|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|------|
| 玉姐     | 光永   |
| 小妮的懺悔  | 徐利   |
| 屬於夜的人  | 歐陽夢萍 |
| 章婦     | 立恆   |
| 變      | 成元   |
| 八年來    | 楊森   |
| 回任     | 三厄斯  |
| 返唐山的盤費 | 繁星   |
| 訣別     | 李明   |
| 綠萍     | 李文卿  |

## 玉姐

一

夜來了，閃爍的燈火，像妖冶的女人扮着笑臉，一樣向人們投射着誘惑的眼光。

小陳吃過晚飯，把頭髮梳個光亮，換上漂亮的夜服，駕着一九五一年新型的私家汽車，到××俱樂部門口便停住了。

『細舍……』

當他進門的時候，黃鶯兒般的聲音，便在他的耳邊響着。

一杯淡黃色的中國茶，擺在他的眼前，但他並沒有舉起杯子，只用兩隻眼睛瞪着玉姐。玉姐雖然不算怎麼漂亮，可是，清秀而白皙的瓜子臉上，却有一張美麗的小口。你看，她對着小陳，不是又嫣然地笑了起來！兩片花瓣似的紅潤的嘴唇微動着，露着白得發光的一排整齊的貝齒，像含葩待放的花蕊，那是多麼動人！

『玉姐……』尖銳的呼喚聲，催促着她走開去。小陳望着她那條黑黝黝的光滑的長辮



子出神。

『小陳，要不要打？』

老李來遲了一步，麻雀已經開場了；還有大肥張和高佬，却是三缺一，湊不成數。他倆都有他的老契——從恭錫街來的出賣聲色的女郎，在那邊拉拉扯扯，打情罵俏，姿意地開玩笑；剩下老李躺在牀上，悶悶地抽着大煙。小陳來了，便向他打招呼。

『小陳……………』

老李滿以為方桌會議即刻可以開始，但他的言語，小陳好像沒有聽到，依舊默在那裏，不知道在想甚麼；所以老李又喊了一聲。

『怎麼？』小陳跟着走過來，在老李的對面坐下去。

『打麻雀？』老李放下那支高射炮，張開口，一連串的白濛濛的煙霧，在他的眼前盪漾着，過了一會兒，才消散；而強烈的煙臭，一陣說不出的味道，仍彌漫在周遭之間。

『不打！』小陳的態度，鬚鬚很堅決。

『怕輸？』老李說。

『輸贏雖則不緊要，不過……………』

『像你那麼的有錢，輸了一千幾百，有甚麼問題呢！』老李打斷了小陳的話頭。

『今晚我不想打；……』小陳懶洋洋地回答。

『如果沒有精神，吹幾口大煙？』老李向小陳這樣提議。

『不！我不吹！』小陳很明白抽大煙的害處，上了癮之後，非抽不可；且越抽越多，一方面花費了許多金錢，一方面消磨了寶貴的時間；到頭弄壞了身體，面黃肌瘦，精力損耗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躺在煙舖上，懶得動彈，往往要把大好的事業都荒廢了。賭錢，叫琵琶仔，這些玩意兒，小陳以爲是逢場作戲，無傷大雅；惟有抽大煙，不論同伴們怎麼推讓和招呼，他總是固執着自己的見解，決不抽一口。此刻，當然又拒絕了老李的好意。

『不打？大家閒着沒事做，如何度過這個良宵？』老李的頭腦，好像變得很魯鈍了，除了打麻雀之外，竟想不出別的玩意兒來。

『找你的燕子去，不是很好麼？』小陳這樣說。

『那隻燕子，已經飛到別處去了！』老李嘆息着。

『怎麼？』小陳覺得十分奇怪。

『你想，吃好穿好，住的是洋樓，出門有汽車，這樣還不舒服麼？有幾個人比得上！她還不知足，暗地裏和別的男子勾搭，這頂綠頭巾，我可不能戴上！真是野性難馴……』老李由嘆息而憤慨起來。

『誰叫你只顧自己在外面胡鬧，讓她獨個兒忍受着空虛和寂寞！不要說她以前過慣了糜爛的生活，就是一位純潔的大家閨秀，恐怕也過不慣。人並不是沒有感覺的機械呀！物質的享受固然很重要，但精神上的滿足，還是少不得啊！』想不到小陳，倒爲女人抱不平。

『……』老李俯下頭去，若有所思。

『你有的是錢，舊的走了，再來一個新的，不是更好？』小陳只得轉了口氣，這樣的安慰他。

『不要說這些，你呢，究竟打不打？』老李又提起打麻雀。

『剛才我不是說過了，今晚心情不好，不打。』小陳冷冷地回答。

『我知道啦，你的靈魂被一位女人攝住了，莫怪你的臉孔，近來更加消瘦了。讓我猜一猜，你所想的，是不是她？』老李指着那邊的玉姐。『你的眼光倒很好，她實在長得不錯，性情也溫柔，聽說還沒有對頭。請我喝酒，我給你想辦法！』老李向着小陳打趣，却猜中了小陳的心事。

『真的嗎？你要幫忙我？』小陳活躍起來。

『你我是老朋友，決不相騙。我和她的母親，還是老相識呢！只要你能出錢，必能打動老人家的。玉姐這方面，我看她對你還好，以後多獻一些殷勤，事情就容易辦了；怕的是



有人和你爭奪，而她……」

『細舍，李先生，他們等你倆打牌，快些兒去呀！』

玉姐笑嘻嘻地走來，老李便把言語帶住，和小陳一同向麻雀桌那邊走去了。

一一

雖然已是午夜以後的時候，但玉姐因爲心裏高興，所以也就不覺身體疲倦了。她剛從俱樂部出來，在街邊買了一包米粉，踏着朦朧的月光，向家裏走去。

今晚，俱樂部裏的財政——小陳，發下每月的薪金，不但增加了十元，而且又給了數十元的賞錢。她打算把全部的薪金，都交與母親，一定能夠討她老人家歡喜；剩下的賞錢，自己渴想了許久的時髦的瑞士手錶，該可以買到手了。

『媽媽……』

屋子裏的人們，都進睡鄉去了，只有二姑獨個兒，坐在樓梯頭的地板上，挨着牆壁打瞌睡。玉姐看見了她的母親，便打着招呼。

『回來了，阿玉！』

二姑抬起頭來，睜開疲憊的眼睛，見是有的吃了，裂開潤大的嘴巴，哈哈地笑着。

『阿玉，知道你今年已經幾多歲了？』

她們母子倆，一邊吃着米粉，一邊攀談着。

『二十……………』

玉姐說到這裏，却把言語咽住。她以爲她的母親也許『老昏』了，對於女兒的年齡，竟不知道多少。

『我老了，什麼事情都不會做，完全不中用了！而你的年紀，現在已經不小了，倒應該打算……………』二姑進一步這樣說：

『……………』玉姐低下頭來，運用她的理智，構思着她母親所提出的問題，却摸不到一點頭緒。

『我很明白，現在你在那個俱樂部，工作少，薪金多，他們待你都好。眼前的生活過得去，將來的事情，也就不關心了，連那最重要的都沒有注意到。但是，日子跑得很快，一年過了又一年，年輕的姑娘，轉眼間便變成老婦人了！到了那個時候，才知道鑄成大錯，後悔已經太遲了。我是你的母親，吃過了這種苦頭。讓我告訴你，當我像你這樣的年青，我也以爲靠着自已兩隻手，自做自食，優遊自在，用不着嫁人，受種種的拘束。可是，事情并不像我們想的那麼簡單！用不着說別的，衣食住就很艱難，有時要找一件工作，更難上加難。失

業、窮困、疾病，把你磨折得半死不活。人情冷淡，還有誰肯打理你呢！自己一個人，實在不容易過。後來，還幸養了你，如今才不致挨餓。阿玉，你切不可再走我那條路！如今，時候也不不同了，你看，許多姊妹們，都轉了念頭，半途出家了；何況你還年青，更應該早一點……」二姑瞪着女兒的臉孔，滔滔地說着。

「……」玉姐點一點頭，好像說：「我知道了！」

「今天，李先生到來，據說俱樂部有一位細舍，家裏很有錢，年紀也不大，對你很有意思，問我的意見怎樣；其實，這個倒要問你自己哩！我想，李先生既然來說，那一定很不錯吧！阿玉，我已經告訴他，那麼好的有錢人，肯和我們攀親，我們自然歡喜；不過，也要得你的同意……」二姑把全部的心事，都和她的女兒說了。

「唔！……」一陣桃紅色的暈，即刻飛上阿玉的臉孔。

「好啦，阿玉，就這樣……」二姑一面向着她的女兒說話，一面心裏却在想老李答應她的，奉送五千元聘禮，同時，又供給她今後的生活費……

「媽媽，等我再想一想……」玉姐終於鼓起勇氣，吐出這句話來。



夜深了，擾攘的市聲，都歸於寂靜，人們暫時撇開一切的煩惱，在夢中找尋甜蜜的安慰。

二姑躺下床去，頃刻便進了睡鄉。但她的女兒——玉姐，却睜着眼睛，而周遭是一片的黑暗。

是母親沉重的鼻息，使她不能入睡？是天氣太熱了，教她睡不着？

玉姐從床上溜下地板來，她希望改變環境，或許會比較舒服一點，慢慢的睡下去，然而地板所能給她的，只是有着更大的地方，由着她翻來覆去。

澎湃的思潮，在她的腦海裏激盪着，微弱的心弦，却暗自嗚咽起來。

『嫁！』這個可怕的字眼，像有毒的蝎子，在她的身上咬了一口，使她不禁嚇了一跳。

『嫁雞跟雞飛，嫁狗隨狗走，嫁狐狸鑽山草。』她雖不懂甚麼大道理，但這些古人傳下來的成語，她的心裏倒十分明白。

『嫁！無疑的，是一個女人犧牲了她自己的自由，跟着一個男人跑。有如一頭牛兒，被穿了鼻子，只要索子一動，不由牠不走。』

『那麼，還是獨個兒……』

一個不出嫁的女人，像一隻長着翅膀的小鳥，在無垠的太空，廣闊的大地，不管南北西

東，任意遨遊。

但是，生活的棍棒，却是無情的，往往狠狠地從頭打下。

在這個殘酷的社會，有本事的男子，找不到飯吃的多着呢，何況是個毫無所長的女人！如果失業了，將如何是好？貧窮困苦，毫無依傍，生活的問題，又使她心裏耽憂。

『這個世界是男人的世界，任何事情，都掌握在男人的手裏。他們的心是狼毒的，無時無刻不在女人的身上轉念頭，安排着許多的陷阱，引誘着女人去上他們的當。他們有着優越的地位，有用不完的金錢，無論甚麼鬼計，他們都做得出；一個無知的女人，怎麼能夠躲得開呢？』

『與其就心着將來，倒不如現在——』

『不嫁真是不行，母親的言語，畢竟不錯呀！』

玉姐終於這樣的決定下來。

接着，一位男子的容貌，便浮在她的目前。

『瘦削的面龐，一條高高的鼻樑，兩隻閃閃有光的眼睛！』

『那不是小陳麼？他有的是錢、汽車、洋房，一切都有，還想什麼？……』

『可是，他也和別的男人一樣，貪得無厭的，見一個，愛一個，總要把女人當作取樂的

玩具……』

驀地裏，玉姐想起了小燕。

一般以爲小燕嫁給了老李很幸福，過着舒適而奢侈的生活；誰知道她的內心，感到無限的苦悶呢！老李整天整夜在外邊胡鬧，高興時才到她那裏去。對她這樣冷落，比拋棄還要難受。一個有膽量，有見識的女人，當然不肯死心塌地的挨下去，其實，也經不起空虛和寂寞的壓迫。於是小燕不得不走向另一條路去了。

『太有錢的人，都不是好東西！』

『小陳，當然也不會例外的。你想想看，他的家裏不是有了一位漂亮的奶奶，但現在，他還要……』

『不！我決不可順從母親的命令，嫁給……』

玉姐把問題弄清楚了，才覺得身體已經疲乏到了極點，合上眼去，準備入睡。

『哎喲……』

在朦朧中，彷彿有一個似曾相識的男子，站在她的面前癡笑着，使她不禁叫了一聲，從地板翻起身來。

望着窗外，已經現着魚肚白色了，玉姐的精神，才漸漸地安定下來。



四

吃過了晚飯，玉姐却在那裏默坐着，憔悴的臉，好像罩着一層陰影，看樣子很是頹喪。

「阿玉，時候不早了，還不趕快上工去麼？」是二姑那個潤嘴巴，響着粗大的聲音。經不起母親的催促，玉姐才懶洋洋地由家裏走出來。

夜的惡魔，張着黑色的翅膀，從天上升下；零星的燈火，亮着昏黃的微光，那些被黑暗吞噬的地方，令人覺得十分可怕。

沒有一絲風，天氣怪悶熱的。玉姐的心情很不自在，眼前的景物，惟有增加她的傷感；於是低着頭，一直向××俱樂部走去。

到了俱樂部的門口，玉姐却突然站住了。

「爲甚麼還到這裏來呢？」這個問題，驀地裏攢入她的腦海。

「玉姐……」小陳的叫聲，彷彿在她的耳邊，使她更加害怕，終於放開大步，匆匆地走開。

她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着，洶湧的思潮，在她的腦海中，掀起狂浪。

「優厚的薪金，大量的賞錢，待遇雖然很好，但是，既然我不願……」

如果我還依舊在那裏工作，那麼，無異把自己投進牢獄裏去。那一個有好心腸？他們都是猙獰的惡魔，還肯把我放過麼？

想到這裏，玉姐不禁周身發抖！

『不！我決不可再在那裏幹下去，我應該走……』

但是，在這商場不景氣的時候，除了一部份殷實的有錢人，大都蹙額皺眉，聚精會神，想法子渡過當前的難關，誰還有閒情和閒錢，到俱樂部去消遣呢？做工的，不要說沒有好的待遇，說不定還要被趕走哩！

『假如不幸失業了，窮困、飢餓，以及人們的白眼，一連串的災禍，將跟着來了。』

『還有，我的母親，她肯原諒我麼？』

她感到十分悲哀，眼眶裏充滿着酸淚。

再走了幾步，她抬起頭來，望着前面灼爛的燈光，恍然大悟。

『世界并不是完全黑暗，畢竟也有光明的地方！』

『做人，就得忍受痛苦的勇氣！靠着自己的力量，和一切鬥爭……』

她像卸下了沉重的担子，覺得輕鬆了許多。

## 小妮的懺悔

### 一

小妮生就一副叫人喜愛的面孔，圓圓的眼睛，烏黑的頭髮，溫和而又天真……因爲一向住在偏僻的山芭裏，很少給人注意過。

她家庭的經濟環境頗佳，有三十多『依葛』的樹膠園，還有十餘依葛的椰園，在這村子裏算是富有的人家；父親兼做些買賣樹膠的生意，生活過得頗爲舒適。

她在本地的中華中小學校讀書，書唸得相當不錯，每學期成績常在七十分以上；因爲在日本統治馬來亞的時候，她失學了三年八個月，光復以後才繼續求學，所以年紀大一點，十九歲才念初中第三冊。

由於學習的需要，小妮常常向學校裏一位年青的一年級國文教師何先生請教，何先生沒有不良嗜好，是個書生型人物。他沒有擺起莊嚴的老師面孔，而以大哥的資格給予她懇摯的指導；小妮就以小妹妹的身份時常出現在他的面前，課餘互相談笑，他們之間沒有淡漠，沒



有隔閡。感情是一件神秘的東西，好像有一種力量在拉着他們貼合靠近。這樣的過了一年，他們之間已有了超師生的情份了！他懂得她，她也懂得他。如果他們離開了，彼此就會感到惆悵、煩悶、空虛，像失了生活的活力。在一起嗎？就會感到興奮、愉快、滿足，心裏燃燒着一把熾熱之火，激動着活潑光明，像春天般的生命力。

一個晚上，新月像輕掃娥眉淡裝的少婦緩緩地爬上樹梢，棕櫚一株株筆直的刺着怪高的天空，伸出的葉兒托住月亮，夜鳥在桫欏中發出清脆的怪叫。秋天的風在南國是輕鬆的，它沒有祖國肅殺的氣象。在月光中的椰林底下，他們倆的感情是那麼融洽，他們已墜入了愛的搖籃裏。

好景不常在，這麼一個偏僻的小埠，先生與學生談戀愛在秘密中公開了，是一件多麼不體面的事，許多人在談論着。封建思想相當濃厚的山芭董事們看起來，那簡直是大逆不道。他們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，把年青的國文教師滾了蛋。

一一

地方封建勢力的壓迫，輿論的攻擊，小妮不得不聽從父母的話轉學到新加坡的W女子中學校去。

住在山芭的小埠裏，彷彿關在瓶子裏一樣，很少有和外界接觸的機會，所以她的生活過得那麼樸實無華。

可是當她第一次探頭看到這繁華都市的一切，她的心情撩亂了。她轉了一百八十度的突變，她不安於學校生活，除了上課的時間外，像是一匹脫了韁的野馬，享受、虛榮、物質佔據了她空虛的心靈。一九五一年的大型汽車，舞廳裏蓬拆蓬拆的音樂，社會名流、學士、博士的頭銜……她有點懊悔以前不該接受那年青的窮國文教師的愛。

脂粉遮沒了她臉上原有的紅嫩，眉毛像上弦的新月，高跟鞋，時髦的服裝，她意識到把自己裝扮成一枝花朵，有着無盡的榮耀。她覺得華校的女學生不能電髮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，為什麼英校的學生可享受這權利？她曾幾次向學校當局表示反對，甚至要聯合一些羨慕電髮的同學來反抗，但終沒有結果。

她經常出沒於遊藝場和電影院，有一些曾經在遊藝場碰見她的同學，總要說她有點像妖怪；因為她的裝扮是那麼不相稱，既不像學生，也不像舞女。

小妮沒有寄宿在學校裏，而是住在她的一位什麼堂姑母的家。這親戚有一女兒是M歌台紅得發紫的交際花，周旋在一些有車階級的隊伍裏。環境的誘惑，對剛離開小州府的小妮的變態多少有點關係。

三

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小妮剛坐下大華戲院一號位的坐椅上時，在她的隔座同時也坐下一位服裝頗爲整齊華貴掛深藍色領帶的男士，好像帶點頭家派頭似的。

這位年青的男子，他的貪婪的眼睛不時向小妮逗笑，就是在電影極度緊張的時候，也把臉孔朝着小妮。小妮瑩黑靈活眸子也似乎含着多情的回響。他幾次打算和她攀談，又恐有點唐突，不過他是老練的，憑着他在上海混了七八年，對於都市型羨慕虛榮的少女的心裏多少懂得一點點。他在揣摩着小妮，女學生嗎？脂粉又遮掩了她天然的娟秀；歌女嗎？又爲什麼不燙髮？最後年青的男士開口了：

『小姐：貴姓？』

『哼！』她不大理睬。

『喂喂！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的，很面熟！』

『……很熟……我……』小妮支吾着，不想回答出話來。

『爲什麼一個人來？你是不是在——學校讀書？』年青的男士追問着？

『嘿！對的，在W女中。』



「噢！怪不得很面熟，我們的電氣公司就在丁街，和你們的學校很靠近，所以我會常常看到你們從店前經過，是嗎？是嗎？」他很興奮的絮語。

「那家公司？」

「興德電氣公司。」

「啊！先生就是那家公司的老板？」她也有點興奮的發問。

「噯噯……」年青的男士支吾着又解釋說：「我是讀書人，對生意比較外行，所以全部由我哥哥去負責。」

「那麼？你……」

「我在上海法政大學畢業後，就到歐洲去留學，得了法學碩士，前年才到南洋來。興德電氣公司就是我父親開設的，目前我是忙着開律師館呀！」他像是教堂裏的牧師，略停一停又自我介紹：「我姓涂，名偉林，江西南昌人。」

「開律師館是最好的，可以服務僑胞呀！」

「嘿！嘿！說不上什麼，給僑胞幫幫忙就是了。」

「歐洲很好玩吧，涂先生！聽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得很厲害！」小妮對歐洲似乎有些興趣。

『是，是！好玩，好玩！——』年輕的碩士侷促，生怕小妮子再問下去，祇好假裝鎮定的敷衍着：『破壞得很厲害，的確破壞得很厲害。』

這時小妮的腦子裏憧憬着一幅美麗的遠景：『多幸運，今晚偶爾邂逅這位電氣公司的少東，年紀青青的不上三十歲，却是留歐的碩士，律師……爲什麼以前我會愛上那位窮國文教師呢？』

銀幕上的動作是愛情、緊張、熱戀……劇情刺激着每個觀眾焦灼的心扉，掠過了涂碩士和小妮子熱騰騰的心坎；他倆緊密的絮語，肩碰肩的互倚着，在最緊張的一刹那，涂碩士竟表現出許多猥褻的動作來。

影院扭亮了燦爛的燈光，涂碩士顯得異常歡悅，帶着勝利的微笑；他伸長右手和她的手握得緊緊地，他約她星期三的晚上在大世界夜公園會晤，星期六晚上到自由舞廳參加或觀看週末舞會。

#### 四

涂碩士和小妮跟着一些舞客緩緩地踏進舞場，今晚他穿着一套入時的『沙士堅』西裝，配合坐在他身邊美麗的小妮，給予許多陌生的舞客投以羨慕的眼光。

在舞廳的另一角落，兩個招待的堂倌注視着涂碩士和小妮拍手劃腳的竊竊私語：

『這傢伙真本事，甚麼地方鉤來這漂亮的姑娘！』

『有錢就有姑娘，什麼本事不本事？他不是常常帶來了不同臉型的許多女人嗎？』

『我看他一定不是什麼有錢的人，錢，不知從什麼地方騙來的。』

『兩個月前，那個牛老徐娘據說就給他敲了不少的竹槓。』

『你怎知道，誰告訴你的？』

『談些什麼？媽的，幹嗎不做工去。』兩個侍役正在絮絮的談着，不防給舞女大班碰了

一個釘子。

舞海裏一對對的年青男女，舞步是那麼純熟、敏捷、自然、輕鬆，配合着蓬拆蓬拆的爵士音樂，委實有點跳得發狂。他們互換着溫柔的目光，熱在他們身上交流。

『可惜，我不會跳舞，不然，能夠與涂碩士編躍起舞，是多麼榮幸！』小妮腦子裏充滿了幸福的憧憬，她憧憬着未來愉快的日子，表面却帶點羞澀膽怯，臉孔熱烘烘地，這該是她第一次到舞廳必然的象徵吧！

大鐘樓的鐘敲了十二響，火山同志一個個是那麼得意，帶着他們美麗的舞伴到加東海濱去消夜，或到旅館去消魂。



涂碩士帶着小妮同樣的跨出了富麗堂皇的舞廳之門。

## 五

小妮拖着疲憊的步伐，回到她所住宿的地方，把外衣脫下，很快的爬上臥床，大約是一點半鐘的時候，馬路很少有汽車來往的聲音，雖然是疲倦得不堪，這一夜特別使小妮不能安眠，怎樣睡都睡不着。她不明白這是甚麼緣故，她的腦海裏似有千千万萬的螞蟻在爬行、徘徊。

她有了溫暖刺激，有了安慰，有了得意的心情，她慶幸自己能夠認識這麼一個好朋友，在她的面前充滿着光明，擺着康莊的大道和遼闊海洋的前途。她理想着在最近的未來也許將獲得了更多的幸福，自己也許是一位碩士的律師太太。她想到高興時，不期然的出現了得意的微笑。

她覺得以前那位窮國文教師何先生所說的話，完全是放屁，甚麼時代青年不該塗脂抹粉啊！應該自立自強啊！應該充實自己的學問啊！什麼封建社會資本社會的男人是壞蛋，是玩弄女人的能手啊！什麼不肯學習不求上進的女人，是時代的渣滓啊！什麼有錢的男人大都靠不住啊！這簡直是放屁。你看，涂碩士，人能幹，又溫柔，又體貼……她在高興之餘，突

然又有點悲酸，明天的功課很多，化學、代數都要測驗，那些他媽的教員是不講情面的，他不客氣的給你一個鴨蛋。算了吧，鴨蛋就鴨蛋，反正我也不想再唸下去了，初中畢業了又有甚麼出路……

## 六

紅燈碼頭紀念碑前的月亮高高的掛在天上，只有幾片薄紗似的輕雲平貼天空；海波是平穩的，只有些微的飛濺，海水是深藍色的帶點腥鹹的氣味；海面點綴着無數的大小火船、帆船、舢舨。時時掠過了涼風，吹起了千萬個的小波浪，火輪的燈光與海波相映成了閃閃的銀花，海是那麼美麗呵！

在海邊緣的堤岸有着一對對幸福的戀人，涂碩士與小妮只是其中的一對。他倆肩碰肩的互倚着，月光和岸上的燈光把他們的身影照射在海裏閃耀着……

『妮，你愛我嗎？』涂碩士打開了沉寂的話盒。

『不知道……可是……我……』小妮略一停頓有所思的。

『怎麼？說吧！』涂碩士不斷的搖着小妮的肩膀。

『我覺得你很好，不過我已經有了愛人……』

「什麼？……你已有了愛人……」涂碩士有點詫異，但又鎮定着說：「這又有甚麼關係呢？」

「我可以答允愛你；不過……歐洲你……有……」小妮有點疑惑，帶着忸怩的說。

「不！不！我在歐洲沒有太太，你懷疑嗎，我，我可以發誓！」涂碩士情不自禁的緊擁着小妮漲縮的胸，態度是那麼猥褻下流。

「噯……」一種奇異發熱的感覺通過小妮的全身，她沒有抗拒的力量，也情不自禁的把軟綿綿的軀體投入涂碩士的懷裏。

神秘的電流在他倆的心上和軀體上的每個細胞交流，涂碩士把臉孔貼在小妮的面頰，他和她的嘴唇也就碰在一起。

## 七

當小妮離家來到星洲求學的時候，她和年青的國文教師時常以書信來往，滋長着「愛情的種子」。他們在字裏行間，彼此得到關切和溫存。他每封寫給她的信，都勉勵她好好地學習，好好地努力學業，將來可以爲社會服務。同時也告訴她許許多多關於婦女翻身的事實，和參加到革命隊伍裏去爲人民服務的故事。



可是自從小妮認識了涂碩士以後，國文教師曾寫了十多封信給她，但得不到她一覆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小妮自認識了涂碩士已經兩個半月了。在這兩個多月，涂碩士陪小妮看電影、逛世界、海濱、舞廳，一共有二十多次。他還送她許許多多花布、香水、時髦的高跟鞋……及一張背面簽了不是中文也不像英文的名字相片，據說是德文或法文的「沙因」，歐洲人的習慣送給愛人的相片就只有簽一個名字。

小妮常常凝視着這張簽了什麼外國文的相片，憧憬着未來的一切——以後跟涂碩士到歐洲去觀光，該多麼有意思呀！順便到世界公園的瑞士去玩玩，該不成問題吧？但她又意識到在光華戲院看到什麼德國的一張片子很可怕，戰後的歐洲是貧乏得可憐……

這兩三個月來，她對功課方面有如唐山新客初到南洋一樣的陌生，那些不近人情的教員一點也不了解她，同情她。訓育主任甚至警告她，訓斥她要唸書就好好的唸，不然就滾蛋，多一個學生或少一個學生對學校都沒有影響。同學們對她却是那麼的矛盾，有的對她是冷嘲熱諷，但也有少數人在羨慕她有本領會愛上了碩士。學校對她的刺激夠難受了，不過這些不會了解她，對她譏諷的同學們，更覺得可恨；但她有了安慰，有了寄托，她決定挨過了最近學期的結束，就不再唸下去了！

八

一個悶熱的晚上，涂碩士約定小妮去看大華的夜半場，這是一部頗爲甜蜜的爱情片子。在戲院中，涂碩士那種猥褻下流的動作，真使鄰座的影迷們作嘔。

劇情在極度緊張，院外的雨也驕然地下個不停；雨聲是那麼興奮，院中同樣可以聽到雨打屋瓦的聲音。

影院散了場，雨還是繼續在下着，黑雲烏壓壓像鉛山一樣，電光飛閃如金蛇一般在雲縫裏亂迸，上帝似乎在告訴涂碩士，這是你們幸福的開始。

涂碩士叫了一架『德士』，馳往以前曾經住過的不甚堂皇的旅館。

小妮看見了『旅館』二字，她意識到這字眼的可怖，有點怔住了，猶豫着不敢上樓。

『夜深了！雨又大，你所寄住的親戚二房東早已睡熟了，叫不開……』涂碩士一面解釋，一面強拉着小妮登上樓梯。

開了第七號房間。

涂碩士囑茶房叫了二碗雞粥，又親自向茶房借來了一架帆布床，木床是讓小妮睡的，他是睡在這架借來的帆布床上。

雖是看了半夜場，小妮感到頗爲疲倦不支，但是照理今晚第一次同男子睡在一個房間，是不容易入睡的；可是當小妮吃完了茶房叫來的鷄粥，就呼呼地睡着……

當她清醒過來的時候，發覺她的身邊多了一個涂碩士。

醒後，她的臉色有點蒼白，心在跳動。

## 九

學校是放假了，小妮這學期的成績總分是不到四十分，她是老早決定不再唸下去了。她準備着享受，準備做碩士的太太，今天是她自由解放的時候了！她可以堂而皇之地到一家技術最好的電髮院去燙髮，她不再受訓育主任的警告，也不會受那些頑固的同學們冷嘲熱諷。

她跳上一輛三輪車，往首屈一指最負盛名的「上海最新男女理髮電髮廳」去，當她踏進了這家華麗的電髮廳時，因生意好，坐無虛席，只好暫時等待着，無聊地拿起當天的晚報，她瞟到本坡版出現着碩士的照片，大號字的大標題無情地展現在她的面前：

「流氓冒充碩士，撞騙太太金飾，事發捉將官裏去。」

小妮像是澆了一盆冰水，胸口不住地跳躍，全身在顫抖。她躊躇，她疑惑，她急促地看下去，眼睛沒有花，報紙沒有印錯，鐵般的事實擺在她面前。



「你……你原來是不事正業的流氓，騙子拆白……」

小妮臉上的脂粉被淚水沖得一條一條，她全身無力，眼前漆黑一團，她暈倒了。

小妮這一交跌落在悲哀裏，空虛寂寞襲擊着她創傷的心靈。

這應該是小妮懺悔的時候了。

## 屬於夜的人

### 一

每次我一感到單調和沉悶的時候，我就喜歡跑到金星咖啡館裏去閒坐。在那裏，說不定會給我碰上一個朋友，大家就可以一面喝喝咖啡，一面東拉西扯談談話，這樣一來，那份無聊就可以打發開去。再不然，我就揀一個靠街的座位獨自閒坐着抽煙，翻翻帶在手上的幾本雜誌，聽聽『麗的呼聲』；或者隔着明淨的玻璃窗，閒望馬路上的車輛，用眼睛來看看過路行人的姿態，這也會覺得很有趣味。

就是這麼一個清澄的晚上，沒有月光，閃閃的星羣濃霜般地凍結在天幕上。我又在金星咖啡館裏閒坐抽煙，手慢慢地翻着一份報紙，全副精神是沉迷在文藝副刊版裏。

『啊啊！墨先生，我料不到竟能夠在這裏遇見你了！』

我抬起頭來——奇怪！是一個女人。她全身的打扮是玫瑰色的，彷彿一朵由天際降下凡塵的紅雲。豐滿如脂的肌肉，顯示出就是最天才的藝術家也不能繪畫的勻整線條。兩顆眼珠

像寶石，叢長的睫毛像寶石的光芒。

『怎麼？叫我墨先生？』我默想着，我呆住了——當然我不認識這位站在我面前同我打招呼的女人。

『原諒我的冒昧吧。』她寶石般的眸子閃了兩下說：『我因為意外的見到你，歡喜得忘了我是你所不認識的人。其實……其實先生真認不出我了麼？』

她末後那句話不禁使我更加茫然了。我站起來，讓手裏的報紙落到地上，對我面前美而面生的神祕者仔細地看了幾眼，她擺着一副極其自然優雅的態度，彼此這樣地望了幾分鐘；還是她嘴巴上那朵花似的酒窩顯露了出來，方才使我有些感到面前的她并不是完全陌生的。她那淡淨的臉我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？然而，在什麼地方我可忘記了，但我相信不是在一個所謂『正經』的地方。

『抱歉得很，』我說：『小姐，真的也許我們在那裏見過，可是……我已記不起她的名字了！』

她點點頭，感嘆地說：

『噢！墨先生真不認識我了。然而在三年前我們不只見過面且談過話的。』

我將嘴唇重重地咬了幾咬，皺着眉頭，盡力追想三年前的事，希望能夠由那枯燥的沙漠



中，找出記憶的綠洲。可是沒有，一點印象都沒有……

也許她看出了我的困難，於是又說：

『墨先生，你仔細想想，三年前在香港，你曾經援助一個風塵中的女人的困難麼？』

『啊！你？你是銀……銀玲小姐麼？』聽了她的話，好像一縷回憶的閃光忽然充滿了忘懷的黑暗的深淵裏了。

一一

香港——這被喻爲東方明珠的夜，除了烟、酒、賭、搶劫、走私，和女人一切淪落的罪惡之外，再也沒有什麼別的了。

年前，我因爲商業上的緣故，必須到香港走一趟。我由新加坡搭船到達那罪惡的城市之後，就下榻在A旅館。在A旅館附近，每當華燈初上的時候，一批批含淚忍受陌生男人們野蠻溫存的屬於夜的人，正像走私的貨物一樣，偷偷地守在各個角落，無聊地等待着夜遊閒蕩的顧客。特別是在旅館的夜裏，從那僅隔一層薄板的鄰室，時時傳過來男男女女性暴發後的聲浪。起初我感到十分不安，後來由不安而厭惡。我告訴香港的朋友，我想搬到較安靜的旅館去住，但他們都笑了，笑我有如剛從鄉下到城市來未見過世面的小姑娘。據老香港說：香港

像這樣的「女人」多到每一條街都有，搬到那裏都是一樣。於是我只好照舊住下來。

一晚，我到××戲院看了一場美國的大腿戲，因為A旅館離這戲院只隔着兩條橫路，散場後，我沒有叫車子步行回去。

這條路上，飯館、酒吧、咖啡店和舞廳，直到夜深時還是燈火明亮，一羣羣屬於夜的人依然在各處死守着，開着肉交易的夜市場。她們那張人工製造的白臉，塗滿胭脂的嘴唇，含怨的眼睛，向着各個夜歸的路人，拋着媚眼。——整個夜香港是沉浸在強烈的香水和人慾的烟雾中。

「這豈不是人間的地獄麼？」我心裏感到厭惡與不安，於是加速了我的脚步。……

### 三

突然，那批屬於夜的人羣起了一陣騷亂，其中夾着女人「警察來了！警察來了……」驚慌的呼聲。這時由道旁閃出一個女人的身影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臂，神情慌張地說：

「先生！請你援助我……」

「什麼？小姐，我聽不懂你的廣東話。」

「先生！」她立刻改用國語重述一遍：「我需要你的援助。」

『…………』這突如其來的求助，我不禁茫然了。

『你告訴他們：我是你的太太，或是你的朋友…………』她用力把我的手臂一握，從這微顫的一握裏，我體會出她內心的惶急。

『好吧，』我說：『讓我盡我能力試試看。』

『謝謝，先生！』她在淚水中笑了。

我暗笑那堆只會奉行官樣文章，暗地裏向女人索取小費的搜捕者，對於有男人陪着的女人，不敢過來詢問。於是她拉着我走向另外一條冷漠的馬路，在路上我們都沒有說話。後來我說：

『現在我可以走了吧？』

『走？不成，你不能走！』

『什麼？』我奇怪了：『我不能走？』

『先生，』她哭聲說：『倘使不遇着你，我已被他們帶到局裏去了。先生，我求求你送我回家吧！』

『我不去了…………』

去！在黑暗中她那張臉淡得像燐光一般，兩道求憐憫的眼光直迫着我，我覺得一股寒顫



「先生，還未請教貴姓？」

「墨，」我說：「妳……」

「銀，我叫銀鈴，」她說：「墨先生，假如沒有太太等着你回家，你……你就留在這兒吧。」

「……」我在默想。

「餓了麼？想吃些什麼呢？」她說。

「吃一點，難道這也不可以？」她看我沒有做聲，又說一句。

「……」我依舊在默想。

「那麼你留着，不要走，我去燒點東西給你吃。」說着，她離開我的懷抱，可憐的後影消失在門外了。

我重新燃根紙烟，又踱到窗口。風從窗外吹來，拂在我的頭上。我轉身看到自己的影子映在牆上，像一隻作人立的野獸。我忽的清醒了，我自己感到羞恥，羞恥我還逗留在這兒幹什麼？這呈在我面前的，正是一張可怕的生活圖畫啊！於是我把我所能夠留下的錢，壓在一隻香水瓶上，毅然地走了。

五

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了，料不到今晚又會遇見她。

『墨先生，你在想什麼？』

她的聲浪把我由回憶中拉回現實來，我說：

『啊！對不起，請坐吧，銀小姐！妳變了許多，我竟認不出來了。』

『人麼？』

『是的，人和地方都變了，什麼時候到新加坡來呢？』

『來了一年半了！』她在桌上烟罐裏拿了一支烟，夾在手指間，說：

『有洋火麼？』

我劃根洋火給她點上，她很安詳地吐出第一口烟來，姿勢老練而優美。我說：

『妳現在學會吸烟了！』

『唉！過夜生活的人，抽烟是最好的提神劑，不然那能趕走睡眠，挨到夜深呢？』

『妳怎麼來星洲的？』

『和我的丈夫。』

「那麼妳已結婚了？」

「但又離婚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離婚了！」她的眼睛望着遠處，那支紙烟銜在兩片紅唇中。

「爲什麼離婚？」

「別提了，一連串不幸，精神上的痛苦也夠受了……」她略一停頓又說：

「他是弄上一個女人厭一個女人的傢伙，靠着有幾個錢，專門騙女人，欺侮女人，十足是個無知識的商場流氓！……」

「那麼你現在呢？」

「那還不是一樣，黑暗中摸不到光明！」她眼皮往下一垂，幽靈似地低嘆着，我感到有一團黑影罩在她面頰上。

「……」我微嘆一聲，沉默地吸着紙烟。兩支紙烟燃盡後，她告辭了。

這時我袋裏有些錢，我把它交到她的手裏去。

「這兒有些錢，妳留着用……」

「錢？那……那怎麼可以……！」



『有什麼關係，反正妳的情況不大好……』

『不……不……』她囁囁地：『我不能再領受這份盛情！』

『妳這話不對，誰都有困難的時候，我們應該互助。』

『這……這……不能……』她還是執拗着。於是我以最誠懇的語調說：

『我們是朋友，是不是？不要客氣，收着用。』

『是朋友，就應當原諒我的自尊心。』

『但這是善意的。』我的臉有點紅。

『不！』她用洋溢着淚水的眼望我說：『我不能接受你的錢，讓我永遠感激你那份純美的友情吧。』

『……』我側過臉，面向窗外，因為淚水已在我心田涵湧。

……………

五分鐘之後，我喘了一口沉重的氣，也踏出金星咖啡館，在歸途中，心頭是感傷，是苦惱，是同情，我分析不清楚；我又感到，人類所有複雜的情感都攢集在我的心靈，起着一種無聲的可怕的滾動。

六

火車像一條黑色的長蛇似的，拖着難看的尾巴，在南國的原野上奔跑；它把千千萬萬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人們，從南方鐵道的盡頭，走向遙遙的北方；再從遙遙的北方，駛回南方鐵路盡頭。

我這次是應一個朋友之邀請，到吉隆坡去參加他的婚禮，爲了消磨旅途中的寂寞，我買了一份××報，在本坡新聞版上，我看到一篇加花邊的消息：

本坡××舞廳新紅舞星銀玲小姐，舞國姝麗也，由港來星後，不知幾許人士拜倒石榴裙下。茲有××公司經理胡某，向爲入幕之賓，雙宿雙飛，大有只羨鴛鴦不羨仙之慨！不料昨夜十二時，火山同志正婆娑起舞之際，突聞槍聲三響，胡某與銀玲隨聲倒地！其後警車趕至，兇手已乘亂逃之夭夭。事後查胡某僅受微傷，銀玲則傷中要害，當場香消玉殞。嗚呼！銀星之殞落，火山同志聞之無不表示哀惜云云。……

『啊！銀玲死了！』我渾身冒火似的，把頭伸到車窗外，夜黑沈沈的，一切的物象——美的和醜的都像爲銀玲的死亡而披上黑紗。

『啊！死在那最不該死的年齡……施濟美說：新完成的詩篇正待吟哦，剛寫好的樂章還

沒來得及試一下新聲。然而——她是死了！』我不禁爲銀玲的紅顏薄命沉思在解不開的繩結裏。

火車還是拖着難看的尾巴，在南國的原野上爬着，爬着——爬向遙遙的北方。





## 棄婦

『你今天到那兒去的？又是這麼晚才回來？』他的女人正在挑着一擔豬料要去豬寮餵小豬，看見他回來，她問他。

『去看戲，去高昇店喝酒、吃飯、打牌……』

女人知道他有意向她挑戰，也不再多嘴，便直朝着豬寮走。

自從他認識了新近搬來鄰近住的張寡婦——張媽後，對於自己共患難了二十年的髮妻，漸漸冷淡起來。他討厭她問長問短，他似乎很不願意和她說話。

那還是一個月前的事：某天中午時分，他從園裏荷着鋤頭回來，吃過飯後，躺在牀上正想睡一個午覺，忽然門外那隻狗汪汪地吠起來，而且還聽見一個『打狗呀！打狗呀！』的尖銳叫聲。那隻狗本來就愛咬人，而自己的女人又剛外出了，他怕弄出事情來，慌忙從牀上跳起來，應聲而出。

這時，他才看見門外站着一個約莫四十歲的中年女人，手裏拿住一根棍，對着那條狗盡力在揮動。看見屋子裏有人出來，她的膽子大了許多。

「阿嬌，不要怕，有我在，牠不會咬人。」他說，一面趕狗，狗很快就跑進屋子裏去。  
「阿叔，你們有豆種嗎？讓半斤給我。」見了人，她劈頭就這麼問。她已經跑到他的面前，完全忘記了剛才狗要咬她的那緊張情景。

「豆種，有是有，不過沒有多少。」

「有多少呢？一兩要算多少錢？」

「豆種我本來是不賣的，不過你要我就送一點你好了。」農人大抵都有這種習慣——就是鄰人向他們討一點菜種豆種之類，他們是很少要錢的。他也是這樣，並沒有別的用意。

「那怎麼可以呢？真不好意思。」她很過意不去似地說。

「一點點東西，沒關係。」他說，就請女人進屋裏坐，他進去拿出一瓶豆種來，包了一小包給她。

女人也許感激他的好意吧，就在這時候告訴他說，她的丈夫在前年病死了，留下三個孩子，害得她顧得吃又顧不得穿，的確經過了不少的磨折。最近又因她住的地方不大安定，多虧一位親戚幫忙，在這裏替她搭一間阿客屋，于是她就搬到這裏來開始過着農村的生活了。

「就在前面，」她指着門外說：「離你這裏不遠，只要站在門外就看見我家的屋頂。有空時請你常來坐。」

從那天起，他和張媽儼然是一對熟人似地，有空便瞞着自己的女人到她家，久而久之，他發覺自己是偷偷地在愛她。而她呢，人是這麼溫和，對他又是那麼好，好像對他很有意似的。他很想更進一步，把她帶回自己家裏去，只是他總覺得他和她之間有着一個障礙物，這個障礙物便是由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結合而從唐山帶來的髮妻。

在工作的時候，在睡前，在失眠之夜，他常常想起這些事。這二十年來，他的女人除了憑着一股蠻勁兒，幫他養豬種田鋤地過活外，人有點傻頭傻腦；生得不美還不要緊，只是這麼多年她連一口屁也不肯放。他老覺得不高興，不能一輩子沒有孩子，日後叫他有甚麼面目去見自己的祖宗呢？

就這樣，他看中了張媽。張媽不但人生得和順，面孔比自己的老婆生得美，就是生孩子也是刮刮叫的。據說，她和前夫結婚不到四年就生了三個孩子，而且都是男孩，他怎能放過這個機會呢，何況彼此都有意。

他曾搬了一大堆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的大道理，對着自己的女人說過不知多少次，可是他所得到的回答老是那一套：「你要討小老婆，儘管你帶回來好了，要是我做了吊頸鬼，你可不要怕！」

對於這個蠻不講理的黃臉婆，他漸漸感到更大的不滿，他憎恨她，他要設法拋棄她。



今晚，他又從張媽家裏回來，人雖然躺在牀上，却一直就想着自己臨走時張媽對他說的話——我是不成問題的，只要你設法離了你的女人，那麼我就願意一輩子跟你。『一輩子跟我！』……他喃喃地說，翻轉一個身，忽然看見他的女人從豬寮回來，便慌忙從牀上爬起來，對她說：

『喂，你過來，我有話對你說。』

女人對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，覺得有點奇怪，剛才在門口她問他的時候他不是顯得不願意和她說話的樣子嗎？現在爲什麼又要找她說話了？

『甚麼事？』她問。

『你坐下來。』他的表情很嚴肅。

女人拉了一張小橈，坐在他的對面，她顯得有點不耐煩地問道：『究竟甚麼事呀？』

他面對她，像在思索材料似地沈思了良久，他終於開口了：

『今天我要對你說的，就是我想和人家買一個孩子。我想你也知道吧，你我年紀都不輕了，要想自己生孩子實在沒有希望。現在我們總算還有一點氣力，可以種田種菜過活，但是再過十年二十年後，那時你我都老了，我們還能夠做苦工嗎？假如不能做，那麼我們將來依靠誰呢？』停了一下，看他的女人沒有說甚麼，他又說：『所以我很想買一個孩子。今天我

這樣晚回來，也就是爲了這件事，剛才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，他有一位住在×埠的親戚寫信告訴他說要出賣兒子——」

「×埠在×埠……」女人自言自語。

「是的，在×埠，那是一個很大的地方。那個孩子的相片我已看過了，大概六歲，胖胖的生得很可愛，據說兩百塊錢——」

「兩百塊錢。」女人重說一句。

「是的，兩百塊錢，或者能夠減一點也不定，不過我們要向他面談，明天一早我就帶你去。」

「帶我去看？那麼，誰看家？你一個人去看就好了。」

「不，不，這怎麼可以？」他有點着急，生怕她不願去：「假如我帶回來你不滿意呢？而且去×埠也不過十二三小時，我們不必過夜。」

「好吧，去大州府看看光景也好！」

x

x

x

x

x

晚上下了一場大雨，清晨的天氣是分外冷的，坐在巴士車上的幾十個搭客都縮作一團，沒有人願意說話；只有坐在車尾的一對中年夫婦，互相交談着，尤其是女的，她顯得非常高

興的樣子，喋喋不休地問長問短。

這兩個男女便是要去×埠買孩子的那對夫婦，他和她今天穿得特別漂亮，男的着大衣，穿大成藍褲，着皮鞋，而女的穿的却是一套燙得亮光光的烏布，腦後那個圓髮髻，今天梳得更圓更光。因為怕搭不到車，夫妻一早就從山頂賽跑到車站來，不但車還沒有跑，最先上車的就是他們，反而使他們弄得滿頭大汗。

車準六時半開動。穿過了大街，漸漸跑得更快了。最初女的還以好奇的眼光向四面八方張望，過了椰園，膠林，緊接着的又是椰園，再接着的又是膠園，山林……漸漸地對這些景色倒不感興趣起來，頭也有點暈，終於她閉上了眼睛。

換了好幾次車，直到下午三時，巴士車終於把他們載到了×埠，確是一個大地方，人多車多，甚麼都多，要不是丈夫牽着她走，她簡直寸步也不敢動。他們也不知跑了多少大街小巷，終於跑進了一家冷清的咖啡店。

面對自己即將被拋棄的同甘苦二十年的老婆，他此刻倒有點依依不捨，覺得她倒有點可憐。可是，當他想到張媽美麗的面孔，他的心腸似乎又硬起來了，從袋裏掏出二十塊錢，對她說：

這個你拿去用，肚子餓了你可以買東西吃，你在這裏等一下，現在我去找人帶孩子來給



你看，馬上就回來。

走出了店門，他還聽見他的女人在裏面很親密地對他說：『喂，你馬上就要來呀，不要使我久等。』

跳上了一輛電車，他如釋重負，終於鬆了一口氣，又覺得辦妥了一件大事似地，他感到特別高興。不久他下了車，直朝着馬路走。其實，他並不是去找親戚，這兒並沒有親戚，他只是無目的地亂走，終於跑進了一家旅店。

在大州府遊了三天，花了好幾十塊錢，還特地買了十多碼烏布，一枚金戒指，預備送給張媽。第四天清早，他便搭巴士車回到老地方去。

經過十小時的顛簸，家終於又出現在他自己的眼前。一切還像三四天前一樣，他想在他的家該永遠不再看到那個討厭的黃臉婆，取而代之的將是張媽。你瞧，現在他的家門不是開着的嗎？裏面還有人在說話，這不是張媽是誰呢？原來在他去埠前，他曾偷偷跑到張媽家裏托她照料他的家務，現在他底家不是張媽管着的嗎？

『真是伶俐的女人！』他這樣讚美着。

然而，當他踏進自家的屋子，看見的並不是張媽，而是他的那個黃臉婆！

『你……』他幾乎說不出話來，懷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。

『哼，你這個沒良心的！』女人睜大了眼睛：『你爲甚麼要拋棄我？你究竟爲甚麼要拋棄我？……』她好像開始要哭了。

『誰拋棄你？誰叫你不等我？』他故作鎮定。

『你說馬上就回來，叫我等了大半天，你還是不來，我早就知道你要拋棄我了。你以爲大地方，我會迷路，永遠不會回來了？要不是那間店裏的人好，帶我搭車，我真的不會回來了，那個時候你可以跟張媽……』

『你胡說！』他切斷她的話，『我叫你等，我去找那個朋友，誰知那個朋友又不在家！後來朋友回來了，我便和他帶孩子來給你看，誰知你竟走了，我還以爲你迷了路，害得我找了三天。』

『哼，這麼好心，你不必瞞我，什麼我都知道。張寡婦搬來我們這裏就住過一個夜，前天我還打她，把她趕出去了。』

『你……你怎麼可以亂打人？』

『打！你，我也要打！』她說，立即就衝向他的面前。

立刻，他和她就扭作一團，粗聲，尖聲，……衝破了這個寂靜的空間。

架打過後，他和她都坐了下來，靜靜地，不願意開口。女的低下頭，一面喘氣一面哭；

男的，偶爾也抬起頭把對方望了望，那像要把對方一口氣就吞下肚去的大嘴巴，那圓圓的咄咄逼人的大眼睛像在說：

「哼！黃臉婆，終有一天我要把你滾出去！」





在一間華麗的餐館裏，大門上裝飾着眩目的霓虹燈，醉人的音樂正由播音機裏傳出，聲聲扣着人們的心絃。今晚也許是時間還早，館內的客人還少，白衣侍者與花一樣的女招待，閒着無聊，有的靠在櫃台邊談笑，有的站在大門邊眺望。這時除了抑揚頓挫的樂調外，室內沒有別的聲響。那邊靠近走廊的茶桌，兩邊點綴着幾瓶清秀的鮮花，越發顯得靜寂。在這靜寂的氣氛中，只有我和她默默地對坐着。

我與她認識，還是在戰前；那時我在工埠某校教書，寄住在她家樓上一間房內。那裏除了他的父母親和她外，租房的只有我一人；人稀屋濶，住宿頗感安適。

她父親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，年來頗多疾病，身體又非常衰弱；對於營業方面，早就心灰意懶，整天躲在家裏，安閒自娛，依賴早期經營得來的幾間店屋的租金，維持一家人的生活。他這獨生女兒就叫淑芬，才十七歲，長得倒很可人，瓜子樣的臉兒，窈窕的身材；

尤其最逗人喜歡的，還是那張櫻桃小嘴，說話時清晰可愛。她已讀完小學課程，現在正在英文學校唸六號位哩！

當我初搬進來的時期，一切舉動頗受拘束，內心時感不快，閒着無事，總是一個人悶悶地躲在房中，怪難過的。幸而這種苦悶的氣氛，並不會永遠圍繞在我身旁，不久，我和她們漸漸地熟悉了；尤其是淑芬，當每次見面，總很親熱地向我打招呼。

一個星期六的黃昏時候，我正在房中讀一本英文小說入神的當兒，房外面突然咯咯地響了幾下，接着聽見叫着「陳先生！」這分明是女子的聲音！我立刻放下了那本小說，心裏怔了一怔，隨口應聲：「請進來」。意識到一定是淑芬，因為我在這裏沒有別的女朋友。

門開了，果然是淑芬。祇見她手拿着幾張作文紙，很大方的走向我身邊，帶着微笑的口吻說：「陳先生，你有空嗎？這篇文稿請你費神替我修改一下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把稿紙放到我的書桌上，很恭敬似地站在一旁，好像等着我給她回答。

「慚愧得很，林小姐，我根本就不懂得作文章，叫我怎能替你修改呢？」

「陳先生，何必太自謙？××報的副刊，我常見你的作品，在前星期刊的那篇小說，你的描寫法真好極了呢！當我讀到那主角的少婦再度失戀的慘狀，我的眼淚幾乎湧出來，足見陳先生的作品感人之深了。」她一邊說着話，一邊把身子慢慢地靠近我的身體，接着還說：

『陳先生你肯教我寫文章嗎？』當肉與肉磨擦的時候，我開始感到她大膽的舉動，嚇得我底心比先前更跳得厲害了。

『林小姐，那篇小說是別人的，並不是我寫的，恐怕你弄錯了吧！』

『你騙我，陳先生，我不喜歡你撒謊。』

『如果你一定要我改你的文稿，那麼，就請你明天晚飯後到這裏來拿。』我祇得把話說轉來。

『謝謝你，陳先生，』他說後就向房門走去，臨出門復回轉身來，對我嫣然一笑，然後輕輕代我把房門關上。這嫣然一笑，更惹起我無限的煩腦。

之後，我倆的交情更加密切了，每逢星期和天氣晴朗的夜晚，海濱石階上，或公園花園棚下，總少不了我倆的影子。

幸福的日子飛逝得真快，轉瞬間，一學期快過去了。這期間她確曾幾次向我透示愛意，連她的雙親也曾經坦白地對我表示過，他們都說願意讓她做我終身伴侶；可是我沒有這種勇氣和膽量，始終不敢接受。因為那時候我才是個二十一歲的青年哩！

敵人的魔爪開始伸向南太平洋，馬來亞的警報跟着響起來了。有一天，我接到母親的緊急電報，催我立刻回P埠去；事實上，時局已不允許我再在L埠逗留了，臨別的前夜，我和



她徘徊在那怒潮澎湃的海濱，風在迎面吹着，藍色的天空上，掛着一鉤銀月，照見我倆默然對坐着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終於無言地一同回到家裏。翌日清晨，我還在睡夢中，她已跑來我的房裏，坐在床邊，輕輕地搖醒我。

『怎麼？淑芬，你的眼睛爲什麼紅了？』

她只是沉默着，將一雙顯着非常憂鬱的目光凝望着我，那對已經紅了的眼睛，充滿着晶瑩的淚珠。

早飯後，她送我到車站，在這最後一剎那間，我全身的血脈已到了最高沸點，神經也好像有些因過份緊張而麻木了。

『淑芬，請回去吧！』我不忍讓她在這充滿着悲愁空氣中逗留，但我又不忍自己先離開了她。

『陳先生，你什麼時候才回來？你……你不會……忘記我吧？』她的聲音有些沙啞了，淚珠掉落在地上。

『別難過，淑芬，現在我們不過暫時離別，相聚的日子正多着呢！放心吧，我一定會回來的。我決不會忘記妳，就是馬來亞失陷了，我也一定要回來，請放心吧！淑芬，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？』我一時再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話來安慰她，因爲我此時的心差不多快要破碎

了。

車笛響了，她握緊我的手。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握手，到現在還印在我心靈深處。火車漸漸向前行動，轉眼已離開車站遠了，我彷彿仍站在那充滿悲愁空氣的月台上。

三年八個月的鐵蹄痛苦下的生活，終於慢慢地過去了，接着和平後，又是很快的過了四個年頭。在這悠長歲月中，我並不會忘掉淑芬，時刻都在想尋一個機會到工埠去，實踐我的諾言；無奈環境支配着我，總不能得到這樣的機會。然而內心深處，終覺已經蒙上一個很大的罪名——失信，因為我已是一個負心漢，辜負了這純潔少女所寄託的愛；至少在淑芬底心目中，我已被怨恨着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一直到了前年春間，爲着生活的突變，給我嚴重的威脅，才毅然決定挈着仁慈的老母，從P島搭輪，回到那瘡痍滿目的祖國家園，想謀一條生路。誰知國內時局的轉變更加急遽，到家未及一月，我再獨自回到南洋，由朋友介紹到A地重過粉筆生涯。這A埠離工地頗近，是一個熱鬧的都市，也是附近各小埠商業的集中地。

我所任職的學校，正靠通工埠的大路邊，時刻都可看見擠滿乘客的公共汽車，風馳電掣地從校門口經過。這一天下午放學後，我正在校門口站着，突然看見一輛新式汽車，從遠處慢慢駛過來，忽而在我面前馬路上停了，從車廂裏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，她的裝飾甚爲



動人，微起波紋的頭髮披於兩肩，瓜子型的臉上，塗滿粉紅色的脂粉，秀麗的鳳眼劃上兩道細長彎彎的娥眉，耳朵上戴有一對碧玉的耳環，身上穿着淡黃色的閃光綢製旗袍，腳上穿着白色高跟皮鞋，樣子打扮得非常妖艷。她那瓜子型的臉孔，正像日夜使我想念的淑芬，可是她怎會知道我在這裏，又怎會突然到這裏來找我，一時真使我又驚又喜。這時突然看見她降臨，又打扮那樣妖艷，更加使我驚疑不定。她一下車來，便笑容滿臉地邊行邊向着我說：

「哈囉，忘記了吧！你不是八年前在我家樓上住過的陳先生嗎？我就是林淑芬，我早聽到你來此地教書，今天特地來約你，明晚七點鐘到××餐館一談，也許不會拒絕我吧！」

這時候太陽雖已斜向西方，但那強烈的光線，依舊施逞着威力，使她的汗珠不斷地從她的粉頰上流下來。她一面用絲帕抹去頸間的汗珠，一面把預先寫就的一字條遞過來，接着連聲「再會」，也不等我開口，轉身跳上汽車駕着向前駛去。我目送她的汽車在瀝青道上消失後，手中還拿着剛才接過的紙條，站在校門口出神。

一一

今晚到這餐館來，是我按着她那紙條上的地址找來的，踏進門，她已先我而到。她今晚的服裝，卻沒有昨天那樣妖艷了，她那迷人的魔力，並沒有減去。我們同意選了一間比較冷



僻的廂房坐下，最先還是她開口，含着一種帶諷刺的口吻說：

「陳先生，你果然沒有失約，唔……唔！相信日本不會再打進馬來亞了吧！」

本來懷着一顆抖動的心，正不知從何對她訴起，慚愧和驚疑在我心內交織着；如今聽她這樣說，更使我羞赧無地，想不出用什麼言語來回答她，最後只拼出不成句的話來：

「林小姐，你……你究竟是……是怎麼個意思？」

「怎麼個意思？唔，還是不談這個吧！現在我先問你，陳先生，唔……唔！你結了婚沒有？」

我真想不到她忽然問起這一套來。

「說來好笑，林小姐，我到現在還不會……不會談到這件事，不過……像我這樣寒酸，有那一位姑娘肯下嫁於我呢？林小姐，你……呢？」我勉強苦笑了一下，這樣反問一句。

「我已經結過婚了。」她毫不在乎地說：「戰時我和一個姓王的青年結婚，他是個受英文教育的人，當敵人的暗探，那時他在工埠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，那時我確也得着許多好處，誰知好景不常，在和平初期，不知他到那裏去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她略停頓一下，看她的形色，絕沒半點難堪的樣子，接着又說：

「唉！家父也在這一年逝世，唉！陳先生，人海滄桑，唉……唉！幾年來，像我這些年青沒有一個丈夫在身邊，唉！是怎麼一回事，你大概是明白的。……」

我聽到這裏，幾乎打了一個寒噤，剛才一顆抖動的心，到這時已略覺寬暢了許多。她又繼續說下去：「這麼一來，我一個人閒着在家無事，實在太無聊了，便來A埠的××舞廳下海伴舞。起初我的意思不過想玩玩，消磨時日，想不到便大紅特紅起來。在這兒，本想再找個對象來安定我自己的後半世，可是一直幹到現在，還沒有一個是可以看得上我的人，所以依然是自己一個人。」

她又停了一下，從手袋裏拿出香煙來，遞一枝給我，又說：

「陳先生，相隔了幾年，現在你有沒學會吸煙？」她微笑着，一面擦着火柴，替我點香煙。『一個人在交際場中活動，不抽煙是最吃虧的事！不過青年人最好還是不抽煙。』

我更想不到她既遞了香煙給我，又會說出這些自相矛盾的話來。

她吸了一口煙，向着我的臉上吹過來，微微笑着，粉頰上起了兩個漩渦，神秘的眼睛越發顯得神秘了。

「陳先生，爲什麼還不結婚？人生能有幾許青年？在青年不趁早找個對象，將來老了，懊悔是會來不及的！尤其是像你這樣的青年人，工作餘暇時，得不到異性的安慰！陳先生，

『我信萬分抱歉，幾年來由於環境的播弄，迫使我仍打回粉筆圈中生活。以前對妳說過的話，我何嘗一朝忘記。昨夜餐館中的一席談，更使我愧赧無地。芬！也許妳曾看過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電影主角張忠良說出的一句話：「最可怕的就是環境。」現在我借來對妳一提，好讓我們過去的一段純潔愛情，一樣像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』



「你不會感到痛苦嗎？」

「好吧！林小姐，你不要再挖苦我了，我……」她打斷了我的話，吃吃地笑着……。

### 三

昨晚和淑芬分別後，回校已將近十二點了，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老是睡不着。想來七年前前的她，像春天的鮮花，含有無限的魔力，寄托於我那種純潔的愛。她的情義緊緊繫於我底內心，但目前時代轉變了，幾年來使一個白璧無瑕的黃花少女，變成一個塗脂抹粉不可捉摸的交際花，教我如何能敢再愛她呢？

「青年人……在工作餘暇時，得不到異性的安慰，陳先生，你不會感到痛苦嗎？」

唉，淑芬啊！謝謝妳的一番好意，謝謝妳給我的暗示。也許你在怪我，剛才在餐館裏我那冷面無情的態度，妳會懷疑我的性格變了。猛然又回憶到臨別時的話：『別難過，淑芬，現在我們不過是暫時的離別，相聚的日子正多着呢！放心吧！我一定會回來的；我不會忘記你……』現在我怎麼有這種力量，拯救她已過慣了紙醉金迷的生活呢？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我一醒轉來，感到渾身非常疼痛，精神疲倦已極，自己明白這是因為昨夜失眠，勉強起來，略事休息一會，寫信寄給淑芬：

## 八年來

我懷疑這是一個夢，其實這真是一個夢啊，一個又現實而又漫長的夢，足足做了八年，現在，我才清醒過來。

從酒吧裏走了出來，我就微覺得頭暈，迎面走來的高大的漢子，幾乎被我撞個滿懷。本想叫輛「德士」回去，後邊的「巴士」竟趕了上來，跟着人們，我也擠了上去！

擠了一個狹坐位，我想閉起眼來，靜靜神，但是對面一個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的熟識的臉兒，老在眼前幌動，我不由注意起來，而她也把我盡量打量。模糊的記憶，似乎有了一線光輝……對了，就是她！

「是你！」我感到驚愕。

「你是文嗎？」她閃亮着眼。

「我們下車去好嗎？這裏……」車中幾十隻晶亮的眼，望着我們，我不得不提出主意來。

她點點頭。在停站處，我們一同下了車。

「我們到咖啡室去談談好嗎？」

「不，還是到我家去談，較方便吧！」

「家裏並沒有什麼人。」她又補充了一句。

「很好的，」我笑着。搭上了「德士」，她對車夫說明地方。回頭望着我笑，但很快地淚珠便湧了出來。這是重逢的喜悅吧！我也感到哽咽。

她還和八年前一樣，那麼嬌小媚人，只是帶了多少幽媚的少婦風韻。嬌美的身體似乎更健美了。

「你怎麼老望着我，變了嗎？」她依舊這麼嬌羞。

「嗯！真變了，變得更美！」我誠意地：「年來生活都好嗎？」

她只顧低頭，紅着臉，撫弄着手巾不答。

「車停了，下車吧！」她提醒我。

於是，我們「齊」下了車，踏上一間清靜的公寓式的樓房，她就住在這樓上，她告訴我。走進了她的臥室，一位年約八歲的男孩子，叫聲了「媽咪」，驚奇地望着我，畏懼地依在她身旁

「他是……」

「他叫小鹏……」小鹏，叫爸爸，這就是爸爸呀！」撫摸着小鹏的頭，她只顧流淚。



我感到內疚，慚愧，我不配做人的爸爸，因為，我並沒負起做爸爸應盡的責任。

「不，小鵬，我不是你爸爸……」

「文，你不相信他是你的親骨肉嗎？那我……」她已嗚咽不成聲，她是誤會了。

但，小鵬早已跑了過來，搖動着我的手說：「爸爸，你是我的爸爸。」她是多麼天真。

「你怎麼知道呢？」我感到驚奇，更覺得慚愧。

「你和像片中的爸爸一樣，媽常說像片中的就是爸爸！」他指着掛在壁上的像，這是八年前我送給芳的。

「喔！」我再也說不出話來，淚水盈滿了眼眶，我默默地抱着他。

我幾疑這是個夢，其實這真是一個夢啊！一個又實現而又漫長的夢，足足做了八年，現在我才清醒過來。

八年前，我們才相識，地點是在這終年炎熱，椰風蕉雨的南國。我們熱戀着，相愛着。在幽靜的美麗的海灘上，深印了我們的足跡；在熱鬧的歡樂場中，也有我們的影兒。但在那年的秋天，爲了芳要回國去看看年邁的老母，我們終於分別了。

這是一個小別，我們都信任着。誰又能意料到，這一別竟是八年悠久的濶別呢？日本很快的偷襲了珍珠港，又迅速地進攻馬來亞，從此，航路斷絕，鄉訊杳然。芳的音訊，就像斷

了線的風箏，渺茫了！

畢竟，慘痛的日子過了，勝利帶來了歡樂，交通和運輸一切都恢復了。可是，考呢？我再也打聽不到她的下落……怎料八年後的今天，竟又重逢了。……………

『小鹏，去買點心給爸爸！』接過了錢，小鹏飛也似地跑了去，我已來不及阻止他。

『文，小鹏是你的親骨肉的，你……』她幽怨地望着我。

『不，你誤會了。我慚愧，我不配做他的爸爸！』緊摟着她的纖腰，我們緊吻着。這是我們八年來第一次接吻！

『告訴我，別後你是怎樣過的！』

『那還好，家鄉吃緊的時候，我們一家已到了重慶，生活都蠻好的，只是我一心一意地在想念着你，更掛念着你的平安！勝利後，我便回到家鄉來，但，看了這殘破不堪的村子，我又回到重慶去，才帶了小鹏由陸路南來。幾年來，我總是打聽不到你的下落。』

她把我擁得更緊一點，繼續唏噓地說：

『我想你不至把我母子拋棄的，所以我決定要找到你，即使是天涯海角，我也願意去。

小鹏很聰明，他常吵着要我告訴他爸爸在那兒，我答不出來，他哭了，我也就哭……………』

『嗯，你現在做什麼事來維持生活？』

『哥哥，嫂嫂都不願我去做事！可是，我自己却願意去吃粉筆灰。』

『噢，文，你結婚了嗎？』忽然，她不大愉快地問我。

『還沒有，年來我老是在流浪，沒有安定的生活，怎談得上結婚！你呢？』

『你真壞……』她輕輕地打着我的嘴，却又熱烈地親着。

.....

夜了，小鵬已睡去。

滅了電燈，我默默倚在窗旁。芳却羔羊似的，偎倚在我的胸懷間，她撫着我的心，摸着我的臉，更不斷地吻着我的唇。

然而，在暗中我却只有慚愧，內疚。我對不起她，更對不起小鵬——在這八年來！



## 回任

余校長這學期又回長××公學了。

爲了拿顏色給教員們看看，爲了發揮他走馬上任的下馬威，也爲了博取學生們的歡心，余校長花了將近一週的時間，和校長太太論再討論開學第一天的演講詞，要怎樣才算得體，要怎樣才可打動學生的心絃。他們兩人認爲滿意，認爲無懈可擊了，當開學第一天中，余校長就在熱烈的鼓掌聲中？發表了他認爲傑作的那篇演說詞：

『……我這學期所以能夠再回長本校，理由很簡單，就是捨不得你們這羣活潑潑的孩子們。我離開你們恰恰一年。在這一年當中，我無時不在掛念你們。老實說，我過去在本校是頗著有一點成績的，所以這次董事部才會聘請我回來。這點我應該感謝董事長的賢明！還有一點，想各位老早就知道的，就是我過去對你們在責罰上未免太嚴一點，所以才會有很多人反對我。同事反對我，這是不對的。我過去是錯了，今後我一定要取消體罰，使學生和我親近，好讓師生打成一片，來繼續我以往未完成的計劃。至于羅英文主任和林教務主任諸位先生，多是從前的同事，希望大家捐棄成見，努力合作才好。』

這間公學是Y市市區規模最大，經費最充裕的一間小學，戰後是由余校長的哥哥一手復辦起來的；哥哥返國後，余校長才由教務擢任爲校長，到他離開時止共當了二年校長。他頗寫得一手毛筆字，國畫也來得，學校行政還馬虎過得去；但他待同事是有名的毒辣，並且處罰學生又超出了人道範圍以外，常將學生打得東一塊腫西一塊紅，照例遍體鱗傷，引起學生家長的反感。後來更嚴重的一件事，是和林教務長鬥法，結果敗下陣來，才被入轟出了××公學，改就S市的××中學訓育主任。訓育主任這碗飯是不易吃的，何況這中學的學生又是有名的刁皮難約束，所以上任不及一個月，就吃了學生大大小小的幾十個釘子。本來早想辭掉不幹了，可是一家五口，太太又賦閒無所事事，不得已在那兒捱了一年。在一年中，天天留戀過去的校長地位；看準了Y埠九昌公司經理今年有當××公學新董事長希望，拼命派太太四出活動，今天請吃飯，明晚送禮物，巴結得恰到好处。果然余校長的眼光夠銳利，今年九昌公司經理當選了××公學董事長，校長位置才很容易地落回了余校長的手裏，這點余校長胸中是特別有數的。

現在余校長是很光榮地回長××公學了，他是勝利了，應該發出一大會心的微笑了，不過過去的創傷——他被轟走了的創傷，記憶猶新。余校長是過來人，自然不會絲毫沒有介帶，特別是同羅英文教員和教務林女士鬥法的那兩幕悲喜劇，印象格外深刻，一時不易忘懷的。



余校長來到南洋起碼有十年以上了，教書也教了好幾年，他個性又驕傲，加上他是一個高中師範生，在師資缺乏的Y埠，當然他更自視甚高，旁若無人了。他自己對人述說他在日治時間是下過相當苦功的，那時校長太太還不會南來，余校長是個單身漢，很有時間研究學問。他每天凌晨臨摹顏帖二小時，此外更把一部辭源加上密密麻麻的圈點，這就是他作學問的事實表現！他又是一個風頭主義者，喜歡在文字上出風頭，雖然報館編輯，不肯發表他的大作，但他的毅力還不太差，往往不惜花費時間成篇累牘的油印出去，分發給Y市市民。余校長在日治期間，曾因私事嘗過短時間鐵窗風味，他就捉住這個大好題材，大言不慚地說他怎樣為組織Y江文藝會而被捕，用這來誇耀儕輩，表示他在反日地下工作這方面很有功勞。余校長的私生活，外表上擺着嚴肅清高，骨子裏糜爛不堪；口頭上仁義道德，暗地裏嫖賭飲三件俱全。他對待女生，特別是高年級的，感到異常濃厚的興趣；對於高年級男女生間的言行舉動格外注意，余校長和羅英文教員就是在女生問題鬧起撒扭的。

學校今年例外開一班補習班，所授課程相當於初中一年級，補習英漢數三科，因學生人數只十把名，所以這補習班只由余校長林教務羅英文教員三人負責，不另請教師。補習班學生年齡相當大，余校長對他們另眼相待，行動上比較來得自由，又是男女同班；有一次曾發



生了一件相當嚴重的戀愛事件，而羅教員就被捲入這桃色的事件中。

事情是這樣：補習班中有位女學生叫做玲的，行爲不檢，是一個相當浪漫的女子，和男同學間寫情書等於家常便飯，是平常不過的事情。她的父親是一位頭腦冬烘的道學先生，但他却是本校五董之一，在社會上相當有地位。有一次偶然的機會，給他在女兒的課本裏發現了一片新大陸，有封夾在裏頭寫給他女兒玲的匿名信，寫得那麼猥褻荒唐。那個毛小子膽敢這樣放肆？在一怒之下，馬上寫一張條子命令余校長查辦。

余校長是最講面子的，他又誇口過他所主持的這間學校是Y市的模範小學，現在竟然發生這樣丟臉的事，那還了得！當下立刻調集補習班男同學個別進辦公室，利用疲勞轟炸和個別擊破方法，來審問這案子。

審問的結果，給余校長發現了寶貴的線索；班裏有着三個男生受着極大的嫌疑，還有一個是更重要的，羅英文教員也包括在內。

散學後，余校長全神貫注在這張匿名信的研究上；他一研究再研究，實在把他難住了。看字跡，極有可能是上述三個受嫌學生中的一個，也可能是羅英文教員。可不是嗎？羅英文教員平時最喜歡跟玲接近，球場上和教室裏常看見他們在一塊。老實說，余校長早就看不過眼，所以羅的成份最多，但是這是匿名信，字跡沒有把握確定……

這問題把余校長困惱住了。

余校長，碰到有心事，照例是動腦筋，照例是狂抽香烟，在房裏踱來踱去。他想：「老羅這小伙子，難道不知道我老余的厲害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？何況玲又是我得意的門生，何況玲的爸又是五董之一……這件事非澈底辦妥不可，不然……」

又劃點上一根新香烟，狂力地抽吸着。

在煙霧繚繞中，好像在黑夜裏發現光明一樣，微笑偷偷地爬上了余校長的面容，他余校長得意地朗笑了。

第二天在辦公室裏。

余校長扳着一副難看的臉孔，鄭重其事地發出一道命令，叫補習班受嫌最重的那位同學和羅英文教員，同時進來辦公所。

「對不起得很，羅先生。」余校長劈頭就來這一句，接下去他企圖對羅解釋，這件事是董事部勒令他辦的，他只是遵照辦理，沒有辦法的。他又說那張匿名信太湊巧了，偏偏羅會蒙極大的嫌疑！又說他雖然不能絕對斷定它是出於羅君之手，但他深信必定是二人中之一，也就是說，不是羅，一定是補習班那位男生。最後，余校長用很抱歉的口語說：「在沒有更好辦法之前，我決定命你們二人抽籤！」

羅教員聽了這話，簡直不相信他的耳朵，不覺怔了一下；雖則他進教育界不久，年青人缺乏經驗，不懂人情世故，但此刻總意味到余校長的話是荒謬絕倫，但還只隨口應了一句：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是叫你們二人抽籤！」余校長不耐煩了。

「豈有此理！」羅火氣直往上冒。

「這是董事部的意思。」余校長恫嚇地。

「管他媽董事部不董事部，你老子才不抽籤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，你敢……」余校長霍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。

「要講理啊，還是要講武力？」羅也不示弱。

「我且問你，為什麼你老整天纏着玲，像什麼樣子？」余校長發火，語無倫次了。

「你管不着，自己拿鏡子照照一下，晚上追逐馬來雞才像樣子！」羅反咬。

學生好像看把戲似地，哄然包圍過來。這場面實在太尷尬了，再發展下去，難免要演出「幕鐵公雞」。同事們作好作歹地，拉羅的拉羅，勸余的勸余，一場風波才告暫時過去。

一天，余校長接到一封祖國寄來的家信。



是太太的親手筆，內容敘述家庭怎樣起了大變故，自母親過世後，家道就告中落，現在就連最低限度的生活都成問題；結語說她決定也要南來服務，希望他就在下學期爲她謀好地位，好讓她買棹南來。

妻子要南渡，一則一別十年的夫妻可以團圓，二則也免自己拈花惹草，自然是件很好的事情。不過問題沒有這麼簡單，理想的位置談何容易呢。妻子要來，當然是校長太太，而校長太太的位置最適當的不用說是教務和訓育；可是本校的林教務，服務時間和他一般長久，且又很得學生的信仰，抓不出半點毛病，又有甚麼辦法呢？

不久，十月十日國慶紀念日到了。

B埠一個慈善社團決定利用這個大日子，舉行遊藝會，籌募一筆款子，以充社會孤兒救濟基金。因林教務歌舞相當來得，所以曾去函徵她私人參加表演。林教務因在教務會議上決定該校不舉行任何紀念會，並且徵得了余校長的同意，所以才答應了下來。

余校長認爲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，千萬不可錯過，就在國慶日臨近的兩天，也不通知林教務或任何教員，自己在課後召集高年級學生，說要組織什麼街頭劇，不聲不響地由余校長一人負責訓練，好容易兩天過去了。

國慶日晚上，余校長動員全校高年級學生，在B市的一個角落搭起一座臨時舞台，人手

一週以後，林教務和羅英文教員開闢聯合陣線，二人聯合起來向余校長進攻。他們搜集證據，把余校長的糜爛生活和卑鄙行爲，以及余校長的大作中有毛病的文字，繕寫一封長達二千餘字的長信聯名發給董事部，信中提及余校長認爲是傑作實則是欠通的文字頗多，比較重要的有題學生紀念冊的『學問是無窮的，應該努力追求前途之種種』，『我又回長××公學，聚散本爲人生之定律』，『種因於前，然後結果於後』，『合作學生自治會學藝股長』等等，在每條之下，加以詳細的駁斥；余校長既自被稱B江文藝會會長，而竟有如此不通之至的名句，豈不是假面具完全被戳破。論辦學，除會寫一手毛筆字外，可說是荒謬絕倫，把教育做兒戲，玩同事於掌上，叫教員去抽籤，說學問，不通已如上述之驚人，如有自知之明，應該退而思過，多喫幾兩大黃，通通一番肚子，如此校長，實是荒唐之至，誤人子弟而有餘了。

這信恰好是在學期將結束時，寄給董事部，董事部認爲這信所陳全屬事實，當下即席通過辭退余校長。這就是上次余校長離開××公學的原因，也是他認爲丟臉的一件事啊！

這就是爲甚麼余校長在同任的頭一天，要講討好同事和學生的話；大概是前事不忘，不愉快的印象記憶猶新的緣故罷！

衆多，不一時也就大功告成。時間一到，余校長報告過後，節目就告開始。話劇過後，是一個歌唱的節目，林教務參加慈善遊藝會去了，沒有音樂指導員，歌唱員心裏一慌，歌聲失去了節拍，再也無法調和，觀衆不免嘩然，頻頻喝倒采；歌唱員更加手忙腳亂起來，全部呆若木雞！就在這時間，余校長不慌不忙地登台說話了：

『對不起得很！諸位觀衆，學生家長們！今晚是國慶紀念日，我們是應該熱烈慶祝的，但是我們的歌唱節目實在太不行的，也可說已丟盡我們的面子。關於這點過失，除了我們的音樂教員應負責還由誰來負責？老實說，我們的音樂教員太對不起學校，她吃學校的飯，而做別個社團的工作，所以才會有今晚這樣不愉快的場面，……』

翌日輿論譁然，林教務再也忍受不了這種莫須有的冤氣，一到學校就去找余校長理論，質問他當衆破壞她名譽是何居心？是不是以這事爲藉口，好赶走她，讓他太太來代替她的位置？直斥他這種手段太卑鄙惡劣了。只有他余校長幹得出。最後她理直氣壯地說：『去，有本事，大家見董事長理論去！』邊說着邊拉着余校長出了學校到董事長店內去。

林教務將這事的始末，一五一十告訴董事長，說他這次參加某社團遊藝會全是慈善公益事，這是她的行動自由權；況且校方事前又是決定不舉行任何紀念會，這完全是一種陰謀。余校長自知理屈，乘機溜走了。



## 返唐山的盤費

海在涵湧着，不斷地高歌它那悲壯的調子！安福輪帶走了許多不願把骨頭埋葬在異邦的『估俚』，奔向那洒滿了他們祖先血汗的土地上。

昏昏望息的三等艙的一個角落裏，一張暗褐色蓆上，坐着一個頭髮蓬亂，形容枯槁的中年人。他那呆滯的眼睛死瞪着周遭的一切，乾枯的雙唇在翕動，不停地喃喃着。

他似乎要看透那一個個獰笑着，包圍着他的陰沉，奸滑的臉孔；他似乎在咒罵，又似乎在控訴……………。

他——陳瑞昌，第二趟來番到現在不覺又是十餘年了；和平後，家鄉老母的回信曾三番兩次催他設法回去，他也確曾爲這問題再三考慮。的確，老母六十多歲了，離家又有這麼長的時日，依情依理，回去是應該的。但是，當他想到最要緊的那件東西——錢，他就無法解決了。

唉！雖然是十餘年了，然而食『頭路』的，恐怕就是二十三十年，也不過如此。這，使他只有暗暗深深地嘆息。

他這趟來番，一踏上新嘉坡就被薦爲大成公司的財副。十餘年來，他是一個辦事認真，生活儉樸，不嫖不賭的「好仔」。每月「估俚工」除了幾件絕不能免的費用外，其餘二三十元都悉數寄了家批，去養活家鄉的老母妻兒；這，教他怎麼會有餘積呢！雖然，每年年終結賬，公司若有大的盈利，會有一二百元「獎賞」，可是，這却是意外的收入而不是固定的。就算有吧，他也同樣地不敢浪費一占，全數寄了回去，修補那漏了屋頂的祖屋啦；做個新竈啦；糴三兩擔過冬穀啦；……他是永遠不會忘記唐山，不會忘記那陰暗的，偏促在一條陋巷盡頭的家。

一個月前，他做了一件平常的他絕不敢做的事——造假賬。這在一個當財副的該是多危險的勾當。可是，就爲了錢，爲了返唐山的盤費，他明知犯法，但他還是存着僥倖的心理，橫着心做了。

現在，他似在回憶，回憶那一段充滿了希望的日子……

海波湧着，不斷地洗刷着灰暗色的石堤，晚風給這悶熱的都市帶來了些微涼意。柔輦的綠茵上，坐着兩個穿中裝的人，他們並肩靠着，顯出頗親暱的樣子。這其中的一個有肥胖的軀體，光頭、凸肚、滿面紅光、口啣「朱律」、眼睛靈活地左右溜動着，看去約是五十多歲

的人了；他是大成公司的大股東兼經理。另一個是身材修長，眉目清秀，年約三十多歲，這就是陳瑞昌。

「阿陳，我們算是十多年的老伙計了。許多年來，你的確幫了我許多忙，不過，你這趟來了這麼久，不想回國去看看嗎？」經理似乎是一番好意，頗誠懇地說。

陳瑞昌沒有立刻作答，他在沉思着半晌，才慢吞吞說：「返去是想返去的，可是一時要幾百塊錢，到那裏去找！再說，我唐山沒有半分田地，到家後的日子又怎麼過！」他的嘴角掠過一絲苦笑。

「這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過番子弟，刻苦勤儉，有時或者也會存下幾占錢。唉！不過，幾十元「估俚工」就算儉生儉死，淨存也不會驚人的。要想存有一千幾百，機會和機智才是第一要緊；有機會，無機智，幾十年還是做「吉寧牛」。有機智，無機會，又是枉費心機。——就講我吧，如果不是我會緊抓機會，用盡心思來經營這間生意，還不是照樣是「走埠」走到死」。經理一口氣說完這段話，輕輕地嘆息，好像對他表示無限的同情。

瑞昌默默無言，呆望着閃爍在海面上的船燈出神；他似在體味着經理的話。十餘年來，他就是一個無機智，不會利用機會的老實人，只沈默地過着機械的抄賬生活。要他像經理所說的用盡心思去爭奪，他總是不會，可也不忍做，因為，這些在他看來都是多麼卑鄙而殘酷



的手段。

「你來了十幾年了，這期間裏相信不會完全沒有機會的，也許就是你不曾利用，太老實了。——俗語說：忠忠直直，終須乞食。我細想起來，覺得這話真對。」

是的！十餘年來自己的確是太老實了；瑞昌仍舊在沈思着，回憶着。他真有點惋惜和懊悔。錢，現在的他真是太需要了；有了錢，他就可以立刻奔回他那日夜思念的老家，老母，妻子，兒女，每天都在等着他呢！

.....

「哎！你想返唐山，現在就有一個好機會，只看你肯不肯做！」經理陡地把聲音放得低沉而緊張地。

「機會！你肯「多隆」我，我甚麼都肯做，——甚麼機會？」瑞昌好似被這句話驚醒過來，緊接着脫口而出。

「大成公司的生意是十股，我得五股，現在股東們都要拆去，只要你肯幫我的忙……」經理把肥胖的身體靠近他，低聲地說，後面的一段，簡直變成耳語。

這像是一枝鋼針直刺進瑞昌的腦膜，他全身的神經像通過電流般，猛烈地振動了一下。這固然是一個好機會，只要他肯做，敢做，但是，一個做財副的假賬是犯法的，萬一不

幸出了事，該是多麼可怕。

『這件事能夠成功，我絕對不會虧待你，一千幾百，你返唐山的问题馬上可以解決——其實，事情只有你我兩人知道，秘密一點絕不會出事的。』經理輕輕地拍着他的肩頭，帶着引誘地。

不錯，這對他的誘惑性太大了，想返唐山，這個發橫財的好機會不能放過，他不能再像十多年來那樣地老實了，想着，想着，他的眼前突然顯現出一幕清新的景象。

——他順利地完成這件極其秘密的事，經理裂着大嘴巴，把一疊疊橙紅的鈔票遞給他，他很快地返到家鄉了，家人，鄉人，友人，都熱烈地歡迎他，慰問他，生活在從未有過的歡愉的環境中……。

霎時間，眼前的一切又慢慢地重映入他的眼簾，船燈仍舊在眨着鬼眼，像是在譏嘲他的矛盾與懦弱，他又再度陷入沈思的意境中。

好吧！就狠心地幹吧！他在心裏重複地唸着，最後，他終於咬着牙關在經理的面前點了點頭。

整在三樓的一個斗室裏，他過着幾天緊張和恐懼的日子；這期間，他這雙犯罪的手曾幾次突然抖顫不停，一陣陣恐怖的感覺侵進他的神經，使他無法抄寫下去。可是當他一轉念想

到那意外的酬報，那返唐山的盤費，他又死勁地揮動毛筆，繼續這件不可告人的工作。

賬簿一頁頁地抄過，他覺得自己也一天天地走近理想。……………

果然，工作順利地完成了，生意也圓滿地歸劃清楚了。大成公司變成經理的獨資經營，他也如願地坐上了返唐山的船；可是，他却變了，變成一個神經失常的瘋子了。

x

x

x

x

x

是生意歸劃清楚的幾天後，在那暗狹的賬房裏，經理悄悄地遞給他一百元，同時，爲了滅口，並把他辭掉了。

失望、憤恨、悵惘……他似從一個懸崖上被殘酷地推了下去，一切都模糊了，粉碎了。狂笑、號哭、呼喊、咒罵，他的神經從此再也沒有一刻兒安靜了。

一個瘋子留在這沒有人情味的異邦又該是多麼可憐！在幾個鄉親好心的照顧下，他終於被交給一個水客，押着上船來。

……………

海在怒吼着，似在爲他控訴他的不幸的遭遇。



## 訣別

### 一

午夜，沙沙的雨聲，洒向窗外的蕉葉上，分外地感到淒涼……

我背向窗口，對着暈黃的燈光，默默在想；因為今天是楊先生逝世的日子！

往事——如一塊頑石，擲進我恬靜的腦海，它激起了我記憶的浪花……

是十年前的事了，那時，我正在祖國唸書；而祖國正蒙受着艱巨的國難。

那年春季始業，我們學校里新來了一位楊國雄先生，他眼光如炬，兩道濃眉，配上粗黑的臂膊，魁偉的身軀，看來着實威儀萬分；同學們都在腦子里轉着怕的念頭。可巧，楊先生却正是我們的級任導師。

記得第一天，楊先生來上課時，便懇切地對我們說過：

『……………我很幸運，這學期能和同學們共同生活；很多人看了我的樣子，都存在着害怕的心理，但我內心的慈祥，却太少人知道了！今天，我開始負上指導你們的重任，我得誠摯地，殷望大

家，拋棄害怕的念頭，好好地跟我學習，和我親近……目前戰局十分緊張，自七七抗戰到現在，已整整三年了！我軍節節失利，多少難童，流離失所，失掉爹娘，離開學校！同學們！應該看看別人，再想想自己，是誰幸福？光陰是寶貴的，不努力，還待何時？……我是上海人，淞滬淪陷後，我便流浪到此地來了，我痛恨鬼子們，炸死了我的家人，阻礙了我求學的機會！這深仇，我一定報復！一定報復！……」

那時的我，心裏充滿了怒焰，霍的站了起來，高聲地說：

「楊先生！我們一定要跟你去復仇！」楊先生笑了，笑得那麼自然，那麼安慰！

一一

晚空，飄盪着變幻莫測的白雲，西山緊捧着一輪夕陽。楊先生挽着我的手，在校園中散步，自由的春風，傳來了歸鳥的歌唱，我們在竹林中的綠茵上坐下來！

風從竹林間吹來，發出悉索的響聲；陽光透過竹林，掩映得遍地碎陰！

「啊！景色多美喲！我們真太幸福了！」楊先生望着四周，回頭輕說：

「太幸福了？是的，但願春光永留人間。」我笑着。他站了起來，隨手在樹梢採了一

朵豔紅的木棉花，抓住我的手說：

『弟弟……』楊先生以測度的眼光凝視着我說：『你，不歡喜我這樣叫嗎？』但我沒有回答！他似感失望，放了手，嘆了口氣，蹙緊了眉說：

『早上我說話時，你老是低着頭，我便明白你的心地是血性的！果然，你聽完我的話，便怒吼了起來！給我無限的興奮，新的希望！你，太可愛了！好像她一般。』楊先生指着花兒，輕輕地在傾訴他的心聲！

『他經過了風霜的洗鍊，格外地顯出他熱情的臉孔，赤誠的靈魂，沸騰的熱血，堅毅的意志，在這嫵媚的春天，以英雄的氣魄，矗立在羣芳之中……』楊先生似讀美麗的詩篇般地喃喃在說！

『我願你像他，多難的祖國，正需要無數的他來肩負起抗建大業！』他的手，漸漸地發熱，血在我們身胸沸騰！我感動得擠出了熱淚！

『是的，大哥，我願意像他！』我緊握着楊先生的手！他快樂極了，柔愛地，撫着我的髮兒說：

『好！好！可愛的弟弟！』



光陰飛逝了！我們如手如足的生活，不知不覺便過去了二年！

二年中，楊先生盡量地灌輸給我做人處世的智慧，指導我合理的新生活，糾正我不良的習性。因此，我在他的錘鍊下，堅強了！進步了！

一天，楊先生牽着我到他房中，這是我常來的地方。

室內很小，但佈置得很精緻。一張新式的單人牀，鋪上一張灰色軍毯作褥，一對純白的枕兒，疊在暗綠色的羽毯上；一頂軍用吊帳，靜垂在牀的一角。辦公檯上，幾本實用書籍和文房四寶外，便是壁上掛懸的：『海濶憑魚躍，天空任鳥飛』的對子！

此外還有楊先生自題的座右銘四幅：

『毋爲安逸的生活，忘了救國大志。』

『在生活中，嚴肅自己，充實自己，磨鍊自己，準備救國。』

『是時候了！還不投筆從戎。爲好男兒，便應視死如歸』

『去吧！跟着先烈血跡前進，死了！還有後面繼承的人』

楊先生坐在案前，叫我立近他的身畔，指着左壁的對問：

『弟弟！你看，這是什麼意思啊？』

『衝波激浪，翺上翔下，自然是說，自由快樂！大哥！你說對嗎？』

『對，回答得真好！但是，你有沒有想到滿目瘡痍的祖國嗎？要怎樣祖國才會獲得自由和快樂？』楊先生啓發着問我，我毫不猶豫地向右壁座右銘一指：

『要快樂，便該奮鬥；要自由，便應犧牲！』楊先生笑了，但立刻又嚴肅起來，提高了嗓子：

『對的，爲了祖國的自由，同胞的快樂！我朝夕唸着它，警惕自己，準備爲祖國神聖的抗戰而効力。現在，是時候了！你不會忘記我教你們唱的，畢業上前線的歌兒吧！……』話嚥住了，楊先生在靜觀我的神色！我心上掠過一片陰影，睜大了眼睛答道：

『多雄壯激昂的歌曲！』這却給了楊先生打了氣：

『好！告訴你，明天，我要離開你們了……』嚥住的話，終於吐了出來！這晴天霹靂重重地擊中了我的腦頂！

『明……天！大哥！你到那兒去啊？』我的心沉重了！

『去！我要去桂林，投考軍校！』我跑近了一步！握住大哥的手，傷感地說：

『大哥！你真的要離開我？』

『是的，我要去復仇！』

『啊！……』我伏倒在楊先生的肩膀上在啜泣！

『唔！你又忘記畢業上前線的歌了？有什麼可傷感！人生似浮萍，有聚也有散，反正三年後，我們又在前線再見了！』楊先生眼紅潤了！他趕緊閉上了眼，命令我唱着：

『這是時候了，同學們！讓我們走上前線，我們的血沸騰了，總或有點點留戀！快！跟上來吧！我們手牽手，去同我們的敵人搏鬥！別了！別了！同學們！我們再見在前線；別了！別了！同學們！我們再見在前線！！』

歌聲搖撼着空際，我們忘記了悲愁。

#### 四

這夜，月黑風高，窗外洒着瀟瀟的苦雨！楊先生的房中，燃着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，我們並坐在牀邊，盡情地傾訴離情，盡量地飲着送別的酒，我們不放鬆離別前片刻的光陰。

『弟弟！現在，讓我說些這二年來的感想吧！』他呷了口酒！

『這二年來，我沒有過兒女的私情，沈迷落伍的思想，只有誠摯地心愛着你，便感到無限的快樂……』

『你沒有兄長，我沒有弟弟，大家都是窮人的兒子！我們感情融洽，但是我們的命運，永久是這樣嗎？不！決不！我們要翻身，要自由，要快樂……』



『可是我們要達到此目的，必須先驅除兇惡的敵人，爭取民族的解放。弟弟！這便是我要離開你的原因……』我投進楊先生的懷抱，開始抽泣着。

『唉！弟弟，傷悲不是好男兒的本色！你不該爲我的走而悲傷，應該爲我的走而歡笑，凱旋之日，不是仍可在一起嗎？』楊先生帶責帶勸地拍我的頭說。

我真的不哭了，仰起了頭，淚光滿臉地強笑說：

『好！大哥！我聽從你的話！在這臨別前夕，你該指示我今後的一切！』我低下頭在反省地說：『我入世太淺，經驗不豐，大哥你說對嗎？』

『是！弟弟，你真有勇氣！大時代的新青年，便應具有如此的作風的！』他乾了樽中剩下来的酒，又篩滿了一杯，然後，嚴正地驚惕我說：

『你不是時常告訴我，很喜歡回憶以往嗎？我覺得這劣習便應革除。因爲一個人僅僅記住了過去，會令人退縮不前；只有展望未來，才會使人忘却了悲愁，努力追求光明……』楊先生停下來換口氣又說：

『還有，我看你常常受了些小磨折，便長吁短嘆！我想這是不智的表現，因爲煩惱不能解脫事實的困扼的；只有在樂觀中去奮鬥，才有成功的一天！』老師一面抓住我的弱點，一面加以啓示，話滔滔不絕，如長江大河！

時間一秒秒地消逝了；案鐘鳴了四下。

窗外閃過一道電光；跟着雷聲滾過我倆頭頂，房子抖動了一下，雨聲更大了。

楊先生呷了兩口酒，閃灼着眼光，向幽明的室內巡視了一趟，圓睜着怪眼，用力地握緊着拳頭！

『暴風雨！……暴風雨不是我的命運……命運該在暴風雨的後面的晴……天！』這好似讖語，我眼前出現了毛森森的魔掌，直向我撲來，頓感到毛骨悚然！

『啊！……』我奔進了大哥的懷中，緊緊地摟住他，黑暗更可怕了！

遠處傳來第一聲雞鳴！大哥步近窗櫺，我緊偎着他走。

『弟弟！別怕！你看天快亮了！』我慢慢睜開了我的身軀，漸漸恢復了理智。

『弟弟！天明時，我就要動身了，但沒有什麼可給你留念。』楊先生拖開抽屜，拿出一隻半新不舊的香煙罐說：

『這米角，是我每餐乘米下膳廳用飯後，將米傾入飯袋，預備下一餐用的。我讀書時，它跟着我；我教書時，它跟着我；到現在，八年了！它還是跟着我。東西雖不值錢，但送給你倒有很大的意義，望你好好地珍用它！』

『很大的意義？我不明白，大哥！你說清楚一點！』

『現在，我不用說，將來終有知道的一天！』老師捧住它望了又望，才慎重地交給我。『這張是我的近影，送給你吧！記住！他是你的老師，也是你的大哥！他今年才二十七歲啊！多年青！哈哈！』楊先生的眼光現出無限的希望，得意地在笑。

『是的！我向上帝祝福，大哥永遠年青，永遠年青！』我雙手捧住了相，仰天禱告着。室內歸於寧靜，我幫着整理行裝。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燈兒在風中閃着跳着；我的心，忐忑劇跳，假使身旁沒有一位俊美的大哥的話，我會懷疑到這不是人間！

鷄聲又唱了！曙光一線，從窗隙中鑽了進來，這時，雨漸漸小了，大哥的行裝，已準備就緒；於是，他重新坐近檯前，我斟滿了一杯酒，雙手擎着對大哥說：

『這杯酒，祝福大哥，馬到功成，凱旋榮歸！』大哥笑了，一口氣飲完。

『這杯酒，祝福弟弟，品學兼優，前途光明！』大哥也轉祝福我。

隨又拿出一本封面血紅的紀念冊，便命令我唱着雄壯的驪歌，他便趁着酒興疾書：

『我站在高崗，擎起雄壯的軍號，奏着，一曲驪歌；我們齊唱吧！雖然別離在眼前，但沒有悲傷，只有歡笑；歡笑我已獻身祖國，爲民族爭光。聽吧！願諸君矢勤矢勇，指戈長白山麓；去矣！男兒切莫躑躅，矢志復興民族。』

歌聲迴旋室中，突破漫漫長夜。這時，雞聲再叫了！大地蘇醒，光明重回大地，東方出



現了緋紅的彩霞。

## 五

宿雨初晴，陽光倍覺鮮麗，輝煌晨曦照得人熱血沸騰。

一羣學生代表及先生們，簇擁着楊先生向梅江出發；到了第一嶮，只見山嶺險峭，奇石嵯峨，曲折驚心。山脚下，波濤涵湧，有如千軍萬馬；對岸鐵碣色的峭壁上，給波光反映得在發亮，壁上斗大的血紅「梅江濤北」清晰地映進我們的眼簾。楊先生稍停了一步，對它仔細地看看，心中似有無限的感慨留戀！

不久，到了碼頭，河邊泊着數條烏蓬大船，躺在水面，擺着大腹，得意洋洋。從山頂斜射下來的陽光，將整條河面，映成了萬道金光。船家站在船頭，閃着陰陽面，接進了楊先生簡便的行囊。

於是，我們在沙灘上開了一個叙別會。我代表着全體呈獻一束鮮花，當楊先生伸手接着時，我的熱淚，已湧下了腮邊！只聽到楊先生說了一句：

「弟弟！忍住痛楚，忘記了我吧！好自努力！」我痛苦地仰望了大哥一眼，黯然歸隊。我們唱起了驪歌，以壯老師行色，老師懇切地對我們辭別說：

「人生最痛苦的，莫過於生離死別，此番我爲了國仇家恨，毅然地拋棄了你們，投筆從戎！我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，反正數年後，又有繼承我的你們！」話太激動了，含着無限的酸辛堅毅！我身邊彷彿又有陰影掠過！

一棒鑼響，尖尖的竹桿，刺開岸邊，船頭衝開綠油油的河水，船家隨又搖動槳櫓，在勻整地動！水在船的兩旁撥刺地呼嘯，激起了浪花；浪花噴出了白沫！白沫闖到岸邊，便碎破湮沒了。

只見楊先生在船頭，幌着白巾，不停地向送別的人們回禮。船兒衝波破浪，乘着長風，順流直下，漸漸小了！漸漸小了！終於隱沒在煙波之中。

我傷心地昏倒在沙灘上。

## 六

這是楊先生走後的第五年春天。

春，裝飾得如妙齡美女！處處鳥語，處處花香；五光十色，引人入勝。

楊先生自軍校畢業後，便先後參加了長沙的大會戰及湘桂的保衛戰。而我也修畢了師範學程，帶着大哥臨別送我的米角，回到母校服務了，這才悟到當初和楊先生臨別前夕的一番

話來！因此，我珍惜它，如愛自己的前途一樣！每當盛米下膳廳時，我的內心，便會馳到盤伏在壕塹中的大哥；在狂風怒吼的夜晚，或星月交輝的晚上，我會一連串地想到大哥在衝鋒陷陣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於是，我微笑了，但有時我會可怕地想到大哥在衝鋒陷陣時，子彈會無情地貫穿了他的胸膛，倒下了，熱血染赤了祖國的大地，於是我會湧出了熱淚……：

啊！自從大哥走後，我感到生活的單調，雖然參入了天真爛漫的孩子羣中，但這歡快，祇能消磨我白天的相思，却不能安慰我晚上的寂寞！因此，這些時日中，唯一的安慰者，便是前方轉來的大哥的信及每天必看的戰訊了。

在一個明媚的清晨，我在宿舍前看報，關心着——湘桂線的戰事，忽然郵差送來了楊先生的信——發自桂林軍次，我忙於拆看：

「…………敵軍不惜犧牲，深入我國西南腹地，不啻泥腳深陷；蓋西南地帶，叢山峻嶺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此次，我軍由長沙而衡陽而桂林，節節轉進，正是誘敵深入，以期一鼓聚殲之！弟弟！等着瞧吧！捷報就來了…………」

我看後，興奮得擠出了熱淚！



數天後，報上却載着：

『桂林巷戰慘烈，內外電訊聯絡中斷。』

『桂林易手，我軍轉進柳州。』

『我軍完成消耗戰任務，放棄柳州。』

『我軍固守獨山陣地，予敵迎頭痛擊。』

這一串的壞消息，使我連日心驚膽戰，坐臥不安，一閉上眼，就見大哥血淋淋地微笑着回來！

終於大哥的信又來了！我捧着信，手在顫，心在跳動，拆開一看：

『……戰局緊張萬分，敵軍動員全軍，作孤注一擲，企圖佔領貴州，進窺四川，妄圖結束戰爭；故連日利用飛機大炮掩護，以人海戰術，直衝都江陣地，但均經英勇的將士們所擊退。但我軍傷亡頗重，軍委部爲了保全實力，已下令轉進××據點，候湯兵團會師反攻；而本團八百多人，奉令掩護大軍退却！弟弟，你別怕，不成功便成仁，本是軍人的天職，靜待敵人來吧！……』

『你，現在已傳授我的衣鉢了嗎？好吧！反正筆桿和槍桿是無二致；後方前方同具重要性。記住！加緊訓練小戰士，準備爲：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大哥復仇！』

『好吧！都江在怒吼，戰馬在悲鳴！敵人的重炮，響徹了獨山原野！兄弟們！已拭亮了刺刀，』

準備最後的搏鬥……………」

第二天，在戰報上的首頁，却刊出了！『獨山棄守，我軍×團，完成任務，斃敵逾萬，全部壯烈犧牲』的標題。

我看到這裏，彷彿看見大哥在都江畔的壕塹里，沈着應戰，機槍，不停地吐出火舌，噠噠地怒吼着，敵軍利用人海戰術，前仆後繼，一步迫近一步！我軍陣地，槍聲漸漸稀薄下去了……………」

忽然一聲『上刺刀……………衝……………』大哥怒吼了，握緊了指揮刀，向半空猛力一揮。

刀光起處，只聞得一片『衝呀！……………殺！殺！……………』的怒吼聲，戰士們都像洪濤一般，一個個躍出戰壕，機槍聲，榴彈聲，喊殺聲，混成一片，震川撼山。

大哥，右手緊揮着指揮刀，左手握緊着盒子砲，橫衝直闖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碰着的，人頭滾滾；擊着的，馬仰人翻！忽然眼前一黑，他喊了一聲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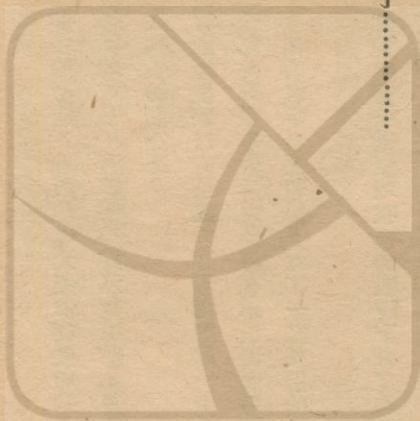
「啊……………衝……………殺」便微笑地倒臥血泊中了。

我大叫一聲！暈厥過去……………」

不知什麼時候了，突然，天空滾過一聲沈雷，急抬頭時，遠處閃過一道電光，窗外兩聲沙沙。夜！冥冥地，我拖回沉痛的思潮，頓感到無限的惆悵！

大哥啊！這不是十年前的情景嗎？戰爭，殘酷的戰爭，他拆散了我倆的團聚，他帶走了大哥有爲的青春！

大哥！你再不回來了………………





## 綠萍

夜幕籠罩下的碼頭是那樣的冷清，昏黃的電光燈催得候船的人想打瞌睡。

黑黝黝的海面上泊着臃腫的貨輪，豎着檣桅的運貨帆船，閃着鬼眼般的燈光。緝私艇拖着紅色的火星，穿梭般在貨輪帆船間巡迴。

一個留着梳到耳後而帶上幾根銀白的長髮，穿着淺藍的「里令」夏威夷短袖衣，和「沙士堅」邋裝長褲的年紀三十開外的中年人，左手插在褲袋裏，右手指縫間夾着一根海軍牌香烟，靜靜地佇立在碼頭上。他的名字叫國維，正爲了一點要緊的事，趕着過海到一個友人家裏去。

來往板城和北海間的渡輪的影子漸漸地在他的眼簾下大了起來。候輪的人都打起精神，把眼光注意到旁近碼頭的渡輪上。

水手把梯子放下了，船上的搭客爭着擠過狹隘的梯子走上碼頭；碼頭上頓時熱鬧起來。國維扔掉了香烟蒂，把眼光投在如潮的人堆裏。忽然，像有什麼奇蹟吸住了他的視線，他把眼光瞪住了一位剛上碼頭的中年女人的俏麗的臉孔上。

「這女人的臉孔有點熟，髻髻在什麼地方見過的。」他把塵封的記憶翻遍了，記不起。那女人也似乎發覺了，頻頻把眼兒瞟過來。突然，她跑了過來，臉上帶着遲疑地對國維說：「請問你是……？」

熟悉的銀鈴般的聲音，喚起了他逝去久了的記憶，他很快的堆下笑容，握住了她的手，說：「是你！萍，我是國維。」

「啊！我沒認錯！維，近來生活好吧？」

「很好，謝謝。」

「喔，讓我來介紹一下，」她拉過她身邊的高大男人，說：「他是李先生，十多年前的老同學；這是外子，鄭先生。」

國維伸出手和他握住了，寒暄了一會。

來不及互叙別後十幾年來的情况，渡輪的汽笛已在催着搭客下船。

「維，你有事吧，不打擾了，有空明早請到板能律××旅舍二十八號來談談。」

「好的，一定來，一定來。」國維滿口答應了。

渡輪已經平穩地駛在平滑的海面上。

國維倚在船邊欄杆上，把逝去了的舊夢的碎片重新編綴，於是，十多年前的往事又一幕

幕地重映腦海了。

十多年前，國維在板城唸完了高中，爲了不願埋沒他的美術天才，加以美術老師許先生的鼓勵，他毅然放棄了繼續升大學的計劃，投進了上海的××美術學院去研究。

綠萍是該院的奇葩。生得那麼美麗：彎彎的柔眉下嵌着一對發着鑽石般光芒的眸珠，不塗唇膏而自紅的櫻桃嘴上有一隻東方型的懸膽鼻，常愛穿白色和淺色的上海最新式旗袍，飽滿而挺實的乳峯……走起路來那穩健又帶着婀娜的姿態，不知要迷煞多少院裏的男同學。她美麗、活潑、聰明，所以自老師，下至同學，每個人都覺得她是寒冬裏的一團爐火。

國維確有超人的美術天才，入院不到一年，在某一次全院美術比賽之下，他那富有情感的作品竟得了首獎，於是名字便響在同學們的口上。自然，有許多女同學由敬佩而暗戀起他來了。那時，他該是多麼的驕傲啊！

在一個晴朗的早晨，和煦的太陽恰在東方升起，老師帶了他們年青的一羣，到離開市區二里外的地方去寫生。

那是一個景致幽美的地方。他們各選了適當的地點，打開了矮帆凳，安好了畫架，調好了顏色，對着眼前的景物，聚精會神地一筆一筆地把它移到畫紙上去。

脾氣古怪的國維，挪了矮凳，背了畫架，離開他們，獨個兒找到一個滿意的地點——那



里長滿了蒼勁的古松，地面上沒有給人討厭的野草，橫在眼前的是一大片青翠的稻田，田岸上蓋着幾家農舍，農舍後頭是一帶遠山。

這正引起國維的畫意。於是他靜坐下來，沉思在構畫裏。他想：靠左放上農舍，右邊是稻田，再添上一對彎着腰在田裏工作的農夫農婦，一個個赤着上身的小孩牽着風箏在田岸上跑；還有遠山，但是，遠山頂上空白太多了，再加上幾枝彎下古松枝極襯的配。就這樣吧，他決定了，慢慢地把畫單移動在畫紙上。

風，在古松枝葉間吹過，發出瑟瑟的秋聲。忽然，似乎有輕微的脚步聲給風帶進了國維的耳鼓，他停了畫筆，回過頭去，心裏不禁忐忑起來，臉上有點熱，他露出了笑意——那是不甚自然的笑。

意外地映在他眼前的是院裏的天仙——綠萍——她放大了脚步，走前來微笑着說：「哈囉，一個人在這兒畫嗎？」

「是，是的，你畫好了吧？」對着這天仙一般嬌麗的女同學面前，他說話時有點口吃。很久了，他們倆都希望着能和對方交一個朋友，可是，綠萍高他一級，教室分開，他們總很少機緣碰面；就是碰見了，綠萍想和他打個招呼，可是素來害羞的國維，不敢把眼正看她，讓機會輕輕地溜走。這一回，國維可不能避開她了。

她很興趣地站在國維身旁，一面看他畫，一面跟他閒談。國維好像身臨考場，手尖有點冷，下筆有點不受指揮，額上冒出冷汗。他小心地回答綠萍問他一切，他很矛盾，他總常常預備着許多話，等到將來認識綠萍時便要和她痛談，可是現在他倆會在一起了，他心中預備着的話兒早被風兒吹到對面山背後去了。

集合的哨子聲響了，綠萍幫他背了畫架跑回集合的地點，同學們都把眼光神秘地掃在他倆臉上，國維臉上的紅潮泛到了耳根。

從此，他倆便成了要好的朋友。人人都羨慕他們，有些還帶着酸味。國維驕傲極了，能夠帶着一位天仙的綠萍上戲院，吃館子，是國維平生認為最光榮的事。

一個醉人的黃昏，失了威力的太陽斜倚在遠天的邊緣，軟弱地把餘暉送着一羣羣歸窩的老鴉。

漸漸地，光陰把他倆拉進了愛河……

法國公園裏的草坪上，他倆偕倚在一塊兒，默默地在欣賞天邊變幻無常，五色繽紛的晚霞。

夜幕已開始撒下大地，天邊出現了第一顆星星，涼風習習地拂着他們的衣裙。

『到現在，你還不能爽快地答覆我麼？』不止一次了，綠萍常常這樣問他。

『…………』照例地他好像在考慮，可怕的陰影又再度重重地壓制了他奔放的情感。他想起了母親在他離開時的叮囑：『維兒，你要好好的努力，別辜負了你姨父和我的期望。記得，別在外搞什麼戀愛，畢業了回來和你的芬表妹完婚…………這次你能夠到上海去研究也是你姨父成全你，不要忘了他的恩情啊。』他不願驟然給綠萍傷心，於是低低地說：『日子長着呢，這問題留着以後再談吧。』

她顯然不喜歡，鼓起了雙頰，把哀怨的眼光癡癡地望着頭頂的星星。

國維摟緊了她，四片溫熱的軟唇緊緊的貼着了…………

驚人的消息在報上載着：日本預備開始侵略中國！

一個炎熱的下午，國維正參加防空演習回到宿舍，躺在床上休息。校役遞過一張電報給他，是他姨父發的，叫他馬上乘輪回家。

像晴天裏響起了一聲霹靂，他閉起眼睛半晌。他正熱愛着綠萍，他正答應參加綠萍他們一齊撤退到後方，幹些救亡工作，他怎麼可以讓這電報把他原有的計劃粉碎！

『是的，我不能回去！我應該在國家危急的關頭，把我的鮮血捐給國家！』他緊握住右拳，重重的擊在左掌心上。

他翻開了信箋，預備寫回信給姨父和母親，告訴他們為什麼他不能回家的原因。



信只寫了一半，忽然他停了筆，母親臨別的話又重響在他的耳際：『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孩子，你父親又去世了……將來我只有靠你了……』他頹倒靠在椅背上，未完的信給他顫抖的手捏成一團，落在地上。

矛盾的意念不斷地在他腦中鬥爭。素來孝順的他終於打碎了原來的計劃，屈服在電報上短短的幾個黑字下。

他悄悄地瞞着同學去做好了護照，表面上還和綠萍等計劃着萬一日兵打進了上海時緊急撤退步驟。他知道如果他們知道了他要回家，一定會不讓他離開上海。

在那些日子裏，國維的精神上是痛苦極了。綠萍似乎在他愁苦的面孔上看出他內心的苦楚，有時無意地問他：『你想家嗎？』

『是的，我想家。』他又覺得他的話太露骨了，提議他倆到黃浦灘上去散心。

船期已經到了。在報上他已看到開船的時間是下午四點鐘。

是他逗留在上海的最後一天了，這天恰是星期日。早上，國維和綠萍又踱步到法國公園去。

『萍，我如果離開了你，或者是死了，你仍舊愛我麼？』國維輕撫着綠萍黑髮間揷着的紅玫瑰說。

「怎麼？你要離開我？」她吃驚地，眼珠睜得大大。

「不，說着玩的，我要試試你的心是不是在愛着我。」他的嘴角曳起一絲苦笑，瞧着她秀麗的臉兒，心裏默默地在唸着：「萍，我要走了，我太對不起你……從此，天涯海角，各處一方，過去的就算是一場春夢吧……祝你前程無量！」

今天的時光確變得比往常溜得快，他不能逗留下去了。

送了綠萍回到院裏，他跳上「出租汽車」，開到一間他們時常光臨的咖啡館，拿了今天一早寄放在那裏的行李，留下兩封信——一封給綠萍；一封給他的同學——吩咐老板說：「下午有我的同學出來喝咖啡時，煩你把信交給他們。」

老板接過兩封信，不知所措地木然望着國維的白牌汽車消失在眼前。

.....

渡輪的速度放緩了，嘈雜的脚步聲打斷了他的思維，他對着夜空吐了一口深長的嘆息。他打算着明天怎樣去會見十多年前的老同學。

南洋文庫

18

小妮的懺悔

作者：光

督印：龔

永 延 齡 等

發行：新加坡南洋商報

印刷：南洋印刷社有限公司

新加坡三峇哇律

• 每册叻幣五角 •

一九五四年四月



大馬路門牌巴東街  
店書美真  
CHIN BEE BOOK SHOP  
No. 10M, HARPER STREET,  
KLANG, MALAYA.

